

蘇軾〈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 發微——兼論相關詩文與史事（下）

劉昭明*

〔摘要〕

蘇軾〈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是膾炙人口的名篇，是中秋詞中的絕唱，詞人多效其語，蘇軾本人對此詞亦極得意。千百年來，〈水調歌頭〉流播久遠，深入人心，「高處不勝寒」甚至已成為現代人的口頭語。可是，此詞的主旨卻是大陸詞學界爭議不休的一個焦點，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莫衷一是，為蘇軾詞研究的四大論爭之一。本文不避冗雜，用具體的文史資料闡說考論，以便對其寫作背景、言外之意與相關情事作出一個較明確可信的詮釋。蘇軾之〈水調歌頭〉雖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然經由本文之舉證與解說，可獲得較明確可信的理解。宋神宗熙寧九年中秋夜，蘇軾在密州超然臺把酒問月，望月思君，以明月比擬宋神宗，希望他至明至察，不要被小人所蔽，不要被浮雲所翳，早日摒棄新政，激濁揚清，舉善彈違，解民倒懸，成為一個皎如皓月、明燭幽微的明君。蘇軾在把酒問月之後，緊接著，又以天上宮闕、瓊樓玉宇象徵朝廷宮闕，以乘風飛月象徵企盼歸返朝廷。關於這一點，無論從從倅杭時的企盼歸朝之心，或是從蘇軾在密州的積極治事與急切用世之心都可以得到印證。此時，蘇軾密州即將任滿，他企盼乘新黨內鬩勢衰之時歸返朝廷；可是，在另一方面，昔日被新黨誣陷迫害的慘痛經驗又浮上心頭，朝中寒冷肅殺的政治氣候讓他不寒而慄，憂心不已！所以，蘇軾頗以高危自警，以欲飛還斂、欲去還留象徵企盼歸朝的心願與憂思。最後他以理化情，極力克制乘風飛奔天上宮闕、瓊樓玉宇之思，而退一步自我寬慰：歸朝

* 國立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

任職，雖較能有所作為，但卻也容易成為眾矢之的，反而不如眼前在外守郡來得好！此時，整個政局有了重大的變化，被迫離開中央朝廷已近七年的蘇轍見情勢大有可為，準備上書神宗，自齊州進京言事。蘇轍此次上書，指斥乘輿，譏刺朝政，對宋神宗及新黨、新政提出全面性的抨擊。蘇軾雖為自己歸朝有望，開懷痛飲，可是在另一方面，他卻又暗暗替蘇轍的禍福安危擔憂，難以入眠！〈水調歌頭〉詞序雖云：「歡飲達旦」，但在歡樂的背後，蘇軾實有所隱憂。倘若我們不曾深入分析當時政治情勢的變化，不曾深入體會蘇軾內心的情感，很容易就會被「歡飲達旦」的字眼所矇蔽，而忽略了蘇軾隱藏在歡樂背後的憂思。

關鍵詞：蘇軾、蘇轍、王安石、〈水調歌頭〉

2、呂惠卿叛王安石

王安石雖罷相去，但為了確保新法繼續推行，於是推薦韓絳接替相位，由呂惠卿任參知政事在旁輔佐。二人於新法守其成模，遵守不變，時人稱韓絳為「傳法沙門」，稱呂惠卿為「護法善神」、¹「護法善人」。²可是，王安石作夢也沒想到，呂惠卿此時卻恩將仇報，暗中使壞，構陷自己及家人、朋友，兩人如膠似漆的關係在此時終於出現了變化。而韓絳在王安石初罷相時，先與呂惠卿異議；後來王安石復相，兩人又議論不合，「論政愈駁」，³被出知許州，清·尤侗因而改稱韓絳與呂惠卿為「壞法耶叉」與「亂法羅剎」。清·尤侗對王安石的情性與重用奸小極的行為非常不滿，《看鑑偶評》載：

溫公云：「介甫無他，但執拗耳。」斯言當矣，然予謂，介甫之病，在於好勝也。彼恃其才力，視天下之人無可言，天下之事無不可為者，故務有以勝之。而不知其不可勝也。其言曰：「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人可勝也，天可勝、祖宗可勝乎？此其所以好勝而卒至于敗也。新法之害，人人以為非，而神宗始終信任不疑。太后言之而不聽，岐王諫之而不從，曾公亮謂：「上與介甫如一人，此乃天也。」然介甫之法，一傳于呂惠卿，再傳于章惇，三傳于蔡京。而介甫之罪不可贖矣。其父殺人，其子必行劫，勢使然也。時號韓絳為「傳法沙門」，惠卿為「護法善神」，予謂絳乃「壞法耶叉」，惠卿乃「亂法羅剎」耳。

4

識人不明，用人不當，確實是王安石新法失敗的一大原因。

¹ 參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冊2，頁2376。《宋史·王安石傳》，冊13，頁10548。

² 見宋·楊仲良撰，《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1年10月，初版），冊5，頁1966。

³ 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冊3，頁2531。

⁴ 見清·尤侗撰，李肇翔、李復波整理，《良齋雜說續說·看鑑偶評》（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7月，1版1刷），頁272。

呂惠卿應對明辨，有文才，為舉人時，即與王安石相識。宋英宗治平四年七月，王安石向曾公亮推薦著作佐郎三司檢法官呂惠卿有美才，曾公亮乃薦舉呂氏任館職，編校集賢院書籍。宋神宗熙寧元年四月，王安石越次入對。熙寧二年二月，王安石任參知政事，創置三司條例司議行新法，開始重用呂惠卿，以其為制置條例司檢詳文字，從此兩人沆瀣一氣，臭味相投，密不可分！蘇轍〈穎濱遺老傳〉云：「介甫急於財利而不知本，呂惠卿為之謀主。」⁵宋·王觀云：

自熙寧以來，所為青苗、助役、市易、保甲、簿法，皆出於惠卿之手。至於輕用甲兵，興造大獄，凡害民蠹國之事，實惠卿發其端。⁶

宋·王稱《東都事略》云：

方是時，建青苗、助役、水利、均輸之政，置提舉官，行其法於天下，謂之新法。一時奏請，皆惠卿發之。⁷

關於王安石與呂惠卿的關係，以宋·李丙《丁未錄》所載最詳細：

惠卿，字吉甫，泉州晉江人。初，設制置三司條例司，王安石固請以著作佐郎、編脩集賢書籍呂惠卿為檢詳。安石對上曰：「願陛下於近臣中擇其能上副陛下所欲為，與臣所學不異者，與之共政。」因極稱呂惠卿，上許之。惠卿最為安石所賢。初至自江寧即屢薦於上，事無大小必與之謀。方是時，建青苗、助役、水利、均輸之政，置提舉官行其法於天下，謂之「新法」，一時奏請，皆惠卿發之。時議學校貢舉，惠卿乞選通經

⁵ 見《欒城集》，冊下，頁1282。

⁶ 見《宋宰輔編年錄校補》，冊2，頁455。

⁷ 見宋·王稱撰，《東都事略》（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叢刊》，1991年2月，未著版次），冊3，頁1267。

術臨政事之人主判太學，令侍從舉有學術行藝者為教授，自京師至諸州皆建學，取以經義，策以時務，殿試專以策問，而學校貢舉法以次推行。於是，王安石乞罷制舉，馮京以為不可廢。惠卿謂制科止於記誦，非義理之學，制科遂罷。初，為條例司檢詳官，尋又命看詳中書編脩條例。……上欲脩《起居注》，安石薦呂惠卿，遂除天章閣待制、同脩起居注，後又薦為翰林學士。⁸

雖然王安石非常賞識呂惠卿，不次拔擢，倚為左右手，但當時的朝中正直之士皆鄙視呂惠卿之人格，如「張戢言惠卿姦邪，不可留之左右。」⁹呂公著答神宗之問，亦云：「惠卿才雖高，然奸邪不可用。」¹⁰而司馬光也曾在神宗面前批評他「儉巧，非佳士，使安石負謗於中外，皆惠卿所為也。近日不次進用，大不合眾心。」「安石誠賢，但不當信任呂惠卿。惠卿真奸邪，而為安石謀主，安石為之力行，故天下并指安石為奸邪也。」¹¹然生性執拗又無識人之明的王安石卻不為所動，依然畀以重任，寵信不疑，「不可一日而無惠卿也」，¹²「時人謂安石為孔子，惠卿為顏子。」¹³蘇轍〈乞誅竄呂惠卿狀〉亦載：

⁸ 見《宋宰輔編年錄校補》，冊 2，頁 438~439。《宋史·姦臣傳·呂惠卿傳》亦載：「惠卿起進士，為真州推官。秩滿入都，見王安石，論經義，意多合，遂定交。熙寧初，安石為政，惠卿方編校集賢書籍，安石言於帝曰：『惠卿之賢，豈特今人，雖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獨惠卿而已。』及制置三司條例司，以為檢詳文字，事無大小必謀之，凡所建請章奏皆其筆。」見《宋史》，冊 17，頁 13706。

⁹ 宋·李丙《丁未錄》，見《宋宰輔編年錄校補》，冊 2，頁 439。

¹⁰ 見《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呂惠卿姦邪》，冊 5，頁 1996。

¹¹ 宋·朱熹、李幼武《宋名臣言行錄》引司馬光《日錄》，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449（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4 年 7 月，初版），頁 221~222。宋·李丙《丁未錄》亦載，見《宋宰輔編年錄校補》，冊 2，頁 438~439。

¹² 宋·李丙《丁未錄》，見《宋宰輔編年錄校補》，冊 2，頁 439。

¹³ 見《宋宰輔編年錄校補》，冊 2，頁 450。宋·楊仲良《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呂惠卿姦邪》亦載：「惠卿最為安石所賢，初至自江寧，即屢薦于上，事無大小，必與之謀。時人號安石為孔子，惠卿為顏子。」冊 5，頁 1995。

前參知政事呂惠卿懷張湯之辯詐，兼盧杞之姦凶。詭變多端，敢行無度；見利忘義，黷貨無厭。王安石初任執政，用為心腹。安石山野之人，強狠傲誕，其於吏事冥無所知。惠卿指撻教導，以濟其惡。青苗、助役，議出其手。韓琦始言青苗之害，先帝知琦朴忠，翻然感悟，欲退王安石而行琦言，當時執政皆聞德音。安石惶遽自失，亦累表乞退，天下欣然有息肩之望矣。惠卿方為小官，自知失勢，上章乞對，力進邪說，熒惑聖聽，巧回天意。身為館殿，攝形內侍之職，親往傳宣，以起安石。肆其偽辯，破難琦說，仍為安石畫劫持上下之冊，大率多用刑獄，以震動天下。自是諍臣吞聲，有識喪氣，而天下靡然矣。至於排擊忠良，引用邪黨，惠卿之力十居八九。¹⁴

王安石與呂惠卿唇齒相依，兩人關係之親密，由此可見。

由於，王安石與呂惠卿氣味相投，笙磬同音，新法也就如火如荼地頒佈施行。到了熙寧六年三月，置經義局，修《詩》、《書》、《周禮》三經義，由王安石提舉，呂惠卿與安石子王雱一齊修撰。呂惠卿既憑賴王安石以立足朝廷，於是在熙寧七年三、四月間王安石因災異求去時，呂惠卿及其黨羽「憂沮形於色」，¹⁵「持安石而泣」，¹⁶千方百計挽留王氏，宋·鄭俠《西塘集·三月二十六日以後所行事目》載：

姦佞之輩日夜匭函投進文字，乞留王安石，守新法，乞治俠狂妄之罪。已而本月十一、十二間，因熙河小捷，群奸乘是力詆俠，堅乞守新法，留王安石。至十五日，京師傳說呂惠卿、鄧綰輩泣上前，乞留安石。¹⁷

¹⁴ 見《樂城集》，冊中，頁844。

¹⁵ 宋·李丙《丁未錄》，見《宋宰輔編年錄校補》，冊2，頁440。

¹⁶ 宋·范冲《宰輔拜罷錄》載：「麻既出，呂嘉問、張瓌持安石而泣，安石慰之曰：『已薦呂惠卿矣！』」見《宋宰輔編年錄校補》，冊2，頁435。

¹⁷ 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117，頁372。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亦載：

安石不悅，屢求去，上不許。而呂惠卿又使其黨日詣匭函，假名投書，乞留安石，堅守新法。上乃遣惠卿以手詔諭安石，欲處以師傅之官，留京師。而安石堅求去。¹⁸

呂惠卿之所以如此，實害怕王安石去位後，自己將失去依附，無法在朝立足，遂千方百計要讓王氏留任。直到，呂惠卿知道王安石已推薦自己為參知政事之後，他才轉悲為喜。宋·魏泰《東軒筆錄》亦載：

洎三司論市易，而呂參政指為沮法，荊公以為然，堅乞罷相。神宗重違其意，自禮部侍郎、昭文館大學士，改吏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麻既出，呂嘉問、張諤持荊公而泣，公慰之曰：「已薦呂惠卿矣！」二子收淚。¹⁹

此段文字，活脫脫地刻畫出呂惠卿利祿薰心的醜陋嘴臉。

平日，「惠卿諂事安石如子事父」，²⁰王安國非常鄙視呂氏這種吮癰舐痔、曲意逢迎的卑劣行徑，常加以羞辱，宋·魏泰《東軒筆錄》載：

王安國性亮直，嫉惡太甚。王荊公初為參知政事，閒日因閱讀晏元獻公小詞，而笑曰：「為宰相而作小詞，可乎？」平甫曰：「彼亦偶然，自喜而為爾，顧其事業豈止如是耶？」時呂惠卿為館職，亦在坐，遽曰：「為政必先放鄭聲，況自為之乎？」平甫正色曰：「不若遠佞人也！」呂大

¹⁸ 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冊2，頁2376。

¹⁹ 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037，頁443。

²⁰ 宋·李丙《丁未錄》，見《宋宰輔編年錄校補》，冊2，頁439。

以為議己，自是尤與平甫相失也。²¹

王安國雖當面侮辱呂惠卿，然呂氏因對王安石有所求，不得不忍氣吞聲，低首下心，不敢抗辯，但實際上卻心懷怨恨，小人報仇，三年不晚。且新法既多出於呂惠卿之手，他也不甘心長期雌伏在王安石之下，總希望有一天能取而代之。經過多年的忍耐，呂惠卿獨當一面的機會終於來了，狼子野心終於露出了隱藏已久真面目。熙寧七年四月王安石不但罷相求去，並推薦他擔任參知政事。其時，繼相韓絳庸碌軟弱，所以朝政全被呂惠卿一個人所把持，「權傾天下」²²，志驕意滿，目中無人，宋·李丙《丁未錄》載：

安石引惠卿執政，上既許之。布後與惠卿會，惠卿頗有得色。詬罵行人及胥吏，以語侵布，布不敢校也。²³

其時，神宗王安石雖罷相而去，但聖眷猶隆，不僅手詔慰勉有加，制詞極褒美之能事，如宋·范冲《宰輔拜罷錄》載：

安石屢求去位，上不許，至是，以手詔諭安石曰：「前日曾令呂惠卿及朕以手劄諭卿，欲以師傅之官處卿於京師。而繼得卿奏，以義所難處，且欲得便郡休息，朕深體卿意，不欲再三邀卿之留。已降制，命卿知江寧，庶安心休息，以適所欲。朕體卿之誠至矣，卿宜有以報之。手劄具

²¹ 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037（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6月，初版），頁439。宋·邵伯溫《河南邵氏聞見錄》所載略有不同：「荆公諸弟皆有文學，安國者，字平甫，尤正直有文。一日，荆公與呂惠卿論新法，平甫吹笛於內，荆公遣人諭曰：『請學士放鄭聲！』平甫即應曰：『願相公遠佞人！』惠卿深銜之，後荆公罷，竟為惠卿所陷，放歸田里，卒以窮死。」（上海：上海書店，1990年9月，1版1刷），卷11，頁6~7。宋·李丙《丁未錄》所載與《河南邵氏聞見錄》相同，見《宋宰輔編年錄校補》，冊2，頁439。

²² 宋·魏泰《東軒筆錄》載：「熙寧八年，呂惠卿為參知政事，權傾天下。」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037，頁451。

²³ 見《宋宰輔編年錄校補》，冊2，頁441。《續資治通鑑長編》亦載此事，見冊2，頁2371。

存，無或食言。」²⁴

且「自禮部侍郎超九轉為吏部尚書」，²⁵備受禮遇，甚至恩及其子王雱。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載宋神宗對王安石罷相後的禮遇云：

丙戌，禮部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王安石，罷為吏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仍詔出入如二府儀，大朝會綴中書門下班。」又以其子「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兼國子監同修撰經義王雱，為右正言、天章閣待制兼侍講。雱以疾不能朝，又詔特給俸，免朝謝，許從安石之江寧，仍修撰經義。又詔王安石依舊提舉詳定國子監修撰經義。」²⁶

呂惠卿小人得志，好不容易媳婦熬成婆，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為了怕王安石復出為相，為了報復被王安石國差辱之仇，呂惠卿與其黨羽用盡了狠毒的手段，先後以莫須有的罪名興起王安石與李士寧之獄。一個是王安石的愛弟，一個是王安石交往密切的好友，²⁷呂惠卿藉此牽連、構陷王安石的用心可以想見，新黨從此開始內鬩、分裂，蘇轍〈乞誅竄呂惠卿狀〉載：

²⁴ 宋·范冲《宰輔拜罷錄》，見《宋宰輔編年錄校補》，冊2，頁435。而王安石罷相之制詞，對其人品學問亦極尊崇，曰：「入則冠宰之重，百辟之所儀刑；出則寄師垣之尊，萬邦之所憲法。苟非令德，奚稱異恩。粵予端揆之臣，久托機衡之任。錫之寵渥，均厥賢勞。具官王安石稟明哲之資，蹈柔嘉之則。學問淵博，為時儒者之宗；議論，有古直臣之烈。間疇偉望，升冠近司。憂勤百為，夷險一節。方藉壯猷之助，且觀盛化之流。遽上封章，願還政事。確誠莫奪，茂典載加。正位天官之聯，升華殿幄之侍。仍加賦邑，以重藩維。於戲！納忠告猶，卿所素尚。尊德樂道，朕豈或忘。毋怠乃心，而不予輔。」見《宋宰輔編年錄校補》，冊2，頁434~435。

²⁵ 見《宋史》，冊13，頁10548。《續資治通鑑長編》載元符二年曾布之言，亦云：「熙河成功，王安石雖不曾推恩，然罷相日，自禮部侍郎遷吏部尚書，乃轉九資也。」冊4，頁4771。

²⁶ 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冊2，頁2375、2377。

²⁷ 王安石有〈寄李士寧先生〉云：「樓臺高聳間晴霞，松檜陰森夾柳斜。渴愁如箭去年華，陶情滿滿傾榴花。自嗟不及門前水，流到先生雲外家。」見《全宋詩》，冊10，頁6572。

安石之於惠卿，有卵翼之恩，有父師之義。方其求進，則膠固為一，更相汲引，以欺朝廷。及其權位既均，勢力相軋，反眼相噬，化為仇敵。始安石罷相，以執政薦惠卿。既以得位，恐安石復用，遂起王安國、李士寧之獄，以促其歸。安石覺之，被召即起。迭相攻擊，期致死地。²⁸

宋·李丙《丁未錄》載：

始，安石薦韓絳及呂惠卿代己。惠卿既得勢，恐安石復入，遂逆閉其途，凡可以害安石者，無所不用其至。²⁹

宋·王稱《東都事略》載：

初呂惠卿為安石所知，驟引至執政。安石去位，惠卿遂叛安石。洎安石再相，苟可以中安石無不為也。³⁰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亦載：

俠既竄汀州，人多憐之，或資其行。呂惠卿憾俠不置，且惡馮京異議。欲藉俠以排去京，并及王安國。乘間白上曰：「俠書言青苗、免役、流民等事，此眾所共知也，若言禁中有人被甲登殿詬罵，此禁中事，俠安從知？此蓋俠前後所言，皆京使安國導之。……始，惠卿事安石如父子，

²⁸ 見《樂城集》，冊中，頁845。宋·魏泰《東軒筆錄》亦載：「及惠卿入參政，有射羿之意，而一時之士見其得君，謂可以傾奪荆公矣，遂更朋附之。既而，鄧綰、鄧潤甫枉狀發王安國，而李逢之獄又挾李士寧以撼荆公。又言熙寧編敕不便，乞重編修。及令百姓手實供家賦以造簿，又欲給田募役，以破役法。其他事，夤緣事故，非議前宰相者甚眾，而朝廷綱紀幾於煩紊，天下之人復思荆公，天子斷意再召秉政。」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037，頁443~444。

²⁹ 見《宋宰輔編年錄校補》，冊2，頁444。

³⁰ 見《東都事略》，冊3，頁1214。

安國負氣，惡其險巧，數面折之，惠卿切齒。及安石罷相，引惠卿輔政，惠卿遂欲代安石，恐其復來，乃因俠獄陷安國，亦以沮安石也。安國既貶，上降詔喻安石，安石對使者泣。及再入相，安國猶在國門，由是安石與惠卿交惡。³¹

早在多年前，司馬光曾對賓客預言顛覆毀滅王安石的人，必定是呂惠卿。宋·朱熹、李幼武《宋名臣言行錄》引宋·韓琦《魏公語錄》云：

（司馬光）以書喻安石，三往反，開諭切至，猶幸安石之聽而改也！且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夫忠信之士，於公當路時，雖齟齬可憎，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人，於今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公以自售者。」意謂呂惠卿，對賓客輒指言之，曰：「覆王氏者，必惠卿也。」小人本以利合，勢傾利移，何所不至。其後六年，而惠卿叛安石，由是天下服公先知。³²

後來事情的發展，果如司馬光所言，大家都佩服他的先知先覺！新黨本由王安石所創，亦由其主控，然自呂惠卿背叛王安石之後，新黨開始內鬩，彼此爭權奪利，分崩離析，終神宗朝，再也無法恢復往日興盛的景況。

3、熙寧八年二月王安石復相呂惠卿出知陳州

熙寧八年二月，王安石復相之後，對於先前呂惠卿背叛構陷自己之事雖隱忍未發，然彼此心結已深，彼此的心結與摩擦越來越嚴重，再也不能回復到以前那種如膠似漆的關係了。《宋史·王安石傳》載：

《三經義》成，加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子雱為龍圖閣學士。雱辭，

³¹ 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冊2，頁2428~2430。

³² 宋·朱熹、李幼武《宋名臣言行錄》，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449，頁223。

惠卿勸帝允其請，由是嫌隙愈著。惠卿為蔡承禧所擊，居家俟命。雱風御史中丞鄧綰，復彈惠卿與知華亭縣張若濟為姦利事，置獄鞫之，惠卿出守陳。³³

呂惠卿參政之後，其弟呂升卿恣橫不法，處事乖謬，憑藉勢要，朋黨立私，於是在熙寧八年五月二十七日，御史蔡承禧奏劾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崇政殿說書「呂升卿招權慢上，并及呂惠卿。」³⁴於是呂升卿被罷管勾國子監。到了熙寧八年七月，御史蔡承禧又奏劾呂升卿，乞罷其經筵職。其間，王安石雖曾為呂升卿開釋，內心實不以為然，而呂升卿也在神宗面前攻擊王安石。此時，呂惠卿與王安石間的心結已深，無法在朝共事，常以去職要脅神宗，並公然挑撥離間，中傷王安石，《續資治通鑑長編》熙寧八年七月載：

上曰：「無事而數求去，何也？」惠卿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臣自度不能，所以求止。無他，願遂臣請。」……上曰：「豈以安石議用人不合，安石欲用新進，卿不欲之；卿欲用曾旼，而安石不欲邪？」惠卿曰：「此亦不繫臣去就，況安石未嘗言不用曾旼。」上曰：「豈以安石前日數陳承禧事減裂耶？」惠卿曰：「安石避嫌，不得不如此，臣何訝之有。」上曰：「然則安石之來，正宜協力，何以求去邪？」惠卿曰：「安石之來，一切託疾不事事，與昔日異，前此安石為陛下建立庶政，千里復來，乃反如此，不知欲以遺之何人？」上曰：「安石何以至此？」惠卿曰：「陛下所聽既不一，爭又不勝，百官紛紛，莫可調御。臣頃嘗略為陛下陳之至此，亦誠難。」上曰：「安石必須見天下有可為之理，乃肯復來。」惠卿曰：「然必是至此有不如所見，故不安其位。蓋亦緣臣在此，陛下意與安石協力者多，其聽不一，故不安。朝廷事可以無臣，而不可無安

³³ 見《宋史·王安石傳》，冊13，頁10547~10548。

³⁴ 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冊3，頁2494。

石，此臣所以求去也。」³⁵

到了熙寧八年九月，呂惠卿又與王安石為了修改《詩義》起了爭執，宋·李丙《丁未錄》載：

六月，王安石得疾，上固留之。諭以呂惠卿甚怪卿不為升卿辦事，言卿前為人所誣，極為卿辨。今臣為人所誣，卿無一言。朕說與極為卿兄弟解釋。辛亥，呂惠卿加給事中，與安石父子並以脩《詩》、《書》、《周禮義解》，推恩也。安石辭雋新除龍圖閣直學士，惠卿亦辭給事中，後雋又辭所遷職，上欲終命之。惠卿以為雋引疾罷，宜聽，故從之。由是，王、呂之怨益深。先是，呂惠卿言安石弟秘書丞、直集賢院王安禮任館職日狎遊無度。於是安禮乞出，即從之，差知潤州。安石猶以惠卿昔家居在潤州，使安禮求過失故也。³⁶

王安石再相之後，與呂惠卿的關係日趨惡化，終至水火不容，新黨至此正式分裂。熙寧八年九月二十六日，御史蔡承禧又彈劾呂惠卿「姦邪不法，威福賞刑，天下共憤。」³⁷到了熙寧八年十月，繼呂升卿被外放為權發遣江南西路轉運使之後，呂惠卿也從新黨內部的權力鬥爭中敗下陣來，被以「不能以公滅私，為國司直，阿蔽所與，屈撓典刑，言者交攻」³⁸的罪名，罷參知政事，出知陳州。

³⁵ 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冊3，頁2513~2514。

³⁶ 見《宋宰輔編年錄校補》，冊2，頁440~441。宋·蘇籀《欒城先生遺言》亦載蘇轍之言云：「呂吉甫、王子韶皆解三經并字說，介甫專行其說，兩人所作皆廢弗用，王、呂由此矛盾。」（台北：藝文印書館，《百部叢書集成》，未著出版年月與版次），頁6。《續資治通鑑長編》對此事載述頗詳，參見冊3，頁2526~2528。

³⁷ 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冊3，頁2534。

³⁸ 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冊3，頁2537。

4、熙寧九年七月王安石累疏乞退

呂惠卿雖被王安石排擠出京，遠離了權力中樞，但他也不是省油的燈，在他手中握有王氏欺瞞宋神宗的把柄，隨時可以反噬王氏。熙寧初年，宋神宗非常寵信王安石，而熙寧七年四月王安石初次罷相時，宋神宗對其猶戀戀有情，其後呂惠卿背叛王安石，宋神宗亦曲意維護。及呂惠卿將王安石「勿使上知」的私書奏呈之後，宋神宗既生氣，又失望，因為王安石曾要求宋神宗凡事都必須坦白相告，無所隱瞞，如此才是「君臣推心之道」。³⁹可是，沒想到自己如此寵信王安石，王安石卻在背後矇騙自己，最後自作自受，「為呂惠卿所賣，有何面目復見耶？」⁴⁰《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載：

資政殿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成都府馮京為給事中知樞密院事。先是呂惠卿悉出安石前後私書手筆奏之，其一云：「勿令齊年知！」齊年者，謂京也，與安石同歲，在中書多異議，故云。又其一云：「勿令上知！」由是上以王安石為欺，故復用京。⁴¹

宋·魏泰《東軒筆錄》載：

王荊公再為相，承黨人之後，平日肘腋盡去，而在者已不可信。可信者，又才不足以任事。平日唯與其子機謀，而雱又死，知道之難行也。於是，慨然復求罷去，遂以使相再鎮金陵。未期，納節求閑地。⁴²

同書又載：

³⁹ 見《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冊5，頁1969。

⁴⁰ 宋·呂本中《雜說》，引見《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冊5，頁1987。

⁴¹ 見《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冊5，頁1987。

⁴² 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037，頁444。

天子斷意再召（荊公）秉政，鄧綰懼不安，欲弭前跡，遂發張若濟事，反攻惠卿。朝廷俾張諤為兩浙路察訪，以驗其事。諤猶欲掩覆，而鄧綰復觀望意旨，薦引匪人。於是，惠卿自知不安，乃條列荊公兄弟之失數事面奏，意欲上意有貳。上封惠卿所言以示荊公，故荊公表有「忠不足以取信，故事事欲其自明；義不足以勝姦，故人人與之立敵。」蓋謂是也。既而惠卿出亳州，綰落御史中丞，以本官知虢州。張諤落直舍人院，降官停任。其他去者不一，門下之人皆無固志，荊公無與共事者，又復請去，而再鎮金陵。故詩有：「紛紛易變浮雲白，落落難終老柏青。」蓋謂是也。⁴³

宋神宗既不再寵信王安石，愛子王雱又於熙寧九年七月病亡，王氏眾叛親離，心灰意冷，遂累疏乞退。最後，宋神宗終於讓他再度辭官而去，從此結束叱吒一時的政治生涯，東坡〈論周種擅議配享自劾劄子二首〉云：「竊以安石平生所為，是非邪正，中外具知，難逃聖鑒。先帝蓋亦知之，故置之閑散，終不復用。」（卷29）新黨的勢力至此已分崩離析，跌落谷底，而東坡之〈水調歌頭〉作於八月十六日清晨，正是王雱病亡，新黨內鬥最激烈，王安石累疏乞退之時，離王安石再罷相之十月二十三日僅一個多月。此時，政局已經有了重大的變化，不但宋神宗對王安石及其主導的熙寧新政感到不滿與懷疑，王安石屢屢上章求去，新黨大將如呂惠卿、曾固皆被外放守郡，不在權力中樞的朝廷裡，蘇轍亦準備進京上書言事，徹底瓦解新黨，所以東坡為新黨勢衰自己歸朝有望而歡飲達旦。

5、熙寧九年八月中秋夜東坡為歸朝有望而歡飲達旦

東坡〈水調歌頭〉題序云：「丙辰中秋，歡飲達旦，大醉，作此篇。」東坡此夜之所以飲酒玩月，縱情狂歡，徹夜不眠，宋人中秋夜通宵玩月狂歡的習俗是其原因之一。八月十五中秋賞月是我國淵源流長的一種習俗，在唐朝，中

⁴³ 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037，頁444。

秋賞月、玩月的風俗已經非常盛行，五代·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載：

玄宗八月十五日夜，與貴妃臨太液池，憑欄望月，不盡。帝意不快，遂敕令左右於池西岸，別築百尺高臺，與吾妃子來年望月。後經祿山之亂，不復置焉，惟有基址而已。⁴⁴

唐·歐陽詹更以為一年四季三百六十五天中，惟有中秋夜才是賞月玩月的最佳日子，〈玩月·并序：月可玩，玩月，古也。謝賦，鮑詩，眺之庭前，亮之樓中，皆可玩也。貞元十二年，甌閩君子陳可封遊在秦，寓於永崇里華陽觀。予與鄉人安陽邵楚長、濟南林蘊、潁川陳詡，亦旅長安。秋八月十五夜，詣陳之居，修厥玩事。月之為玩，冬則繁霜大寒，夏則蒸雲大熱，雲蔽月，霜侵人，蔽與侵，俱害乎玩。秋之於時，後夏先冬。八月于秋，季始孟終。十五于夜，又月之中。稽于天道，則寒暑均。取于月數，則蟾兔圓。況埃不流，大空悠悠。嬋娟裴回，桂華上浮。昇東林，入西樓。肌骨與之疏涼，神氣與之清冷。四君子悅而相謂曰：「斯古人所以為玩也。」既得古人所玩之意，宜襲古人所玩之事，作玩月詩云）：

八月十五夕，舊嘉蟾兔光。斯從古人好，共下今宵堂。素魄皎孤凝，芳輝紛四揚。裴回林上頭，泛濫天中央。皓露助流華，輕風佐浮涼。清冷到肌骨，潔白盈一裳。惜此苦宜玩，攬之非可將。含情顧廣庭，願勿沉西方。⁴⁵

到了宋朝，八月十五日賞月玩樂的風氣達到了最高峰，中秋節之名亦定於北宋之時，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載北宋都城汴京中秋夜狂歡情景云：

⁴⁴ 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035（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6月，初版），頁 865。

⁴⁵ 見《全唐詩》，冊 6，頁 3899。

中秋節前，諸店皆賣新酒，重新結絡門面綵樓。花頭畫竿，醉仙錦旆。市人爭飲，至午未間，家家無酒，拽下望子。是時螯蟹新出，石榴、勃、梨、棗、栗、李葡、弄色振橘，皆新上市。中秋夜，貴家結飾臺榭，民間爭占酒樓翫月，絲篁鼎沸。近內庭居民，夜深遙聞笙竽之聲，宛若雲外。閭里兒童，連宵嬉戲。夜市駢闐，至於通曉。⁴⁶

宋·吳自牧《夢梁錄·中秋》載南宋都城臨安中秋夜狂歡情景云：

八月十五日中秋節，此日三秋恰半，故謂之「中秋」。此夜月色倍明於常時，又謂之「月夕」。此際金風薦爽，玉露生涼，丹桂香飄，銀蟾光滿，王孫公子，富家巨室，莫不登危樓，臨軒玩月，或開廣榭，玳筵羅列，琴瑟鏗鏘，酌酒高歌，以卜竟夕之歡。至如鋪席之家，亦登小小月臺，安排家宴，團圍子女，以酬佳節。雖陋巷貧窶之人，解衣市酒，勉強迎歡，不肯虛度。此夜天街買賣，直至五鼓，玩月遊人，婆娑于市，至曉不絕。蓋金吾不禁故也。⁴⁷

無論北宋或南宋，人們在中秋夜都通宵不眠地賞月玩樂，這是東坡在丙辰中秋「歡飲達旦，大醉」的外在文化背景。

東坡丙辰中秋在密州之所以喜不自勝，歡飲達旦，除了傳統玩月習俗之外，另有其內在的、個人的特殊原因！上述新黨內鬪不已，勢力減弱，聖眷漸衰，東坡密州任滿歸朝有望的情勢變化才是最重要的原因。否則，在往日那麼多的中秋夜，東坡為何不曾如此快樂過？當時由於政局有了重大的變化，不但宋神宗開始對由王安石主導的熙寧新政感到不滿與懷疑，連新黨本身也分崩離析，王安石累疏求去，幾位大將、謀主如呂惠卿、曾固皆被外放守郡，不在權

⁴⁶ 見宋·孟元老撰，鄧之誠注，《東京夢華錄注》（台北：漢京文化事業公司，1984年3月，初版），頁215。

⁴⁷ 見宋·吳自牧撰，《夢梁錄》（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1版1刷），頁26。

力中樞的朝廷內。於是，舊黨全力反撲，蘇轍也準備進京上書言事，「欲乘神宗厭棄安石之時，為一擊必中之舉！」⁴⁸由於朝局改變，情勢頗有可為，東坡密州即將任滿，歸朝有望，沉鬱的心靈突然充滿了希望與生機，所以他喜逐顏開，歡飲達旦。東坡在密州，因反對新法，遭主流派排擠，政治不如意，又忙於驅蝗救災，收養棄嬰，緝捕盜寇，抗拒手實法，公使庫錢被刪削殆盡，接二連三的天災人禍使他牢騷滿腹，意興闌珊，常稱老歎病，抑鬱寡歡，忽忽不樂，如〈惜花〉自註云：「錢塘吉祥寺花為第一，壬子清明，賞會最盛，金盤綵籃以獻於坐者，五十三人。夜歸沙河塘上，觀者如山，爾後無復繼也。今年，諸家園圃花亦極盛，而龍興僧房一叢尤奇。但衰病牢落，自無以發興耳。」（卷13）又如〈除夜病中贈段屯田〉云：

欲起強持酒，故交雲雨散。惟有病相尋，空齋為老伴。（卷12）

〈二公再和亦再答之〉云：

親友如搏沙，放手還復散。羈孤每自笑，寂寞誰肯伴。（卷13）

〈莫笑銀杯小答喬太博〉云：

陶潛一縣令，獨飲仍獨醒。猶將公田二頃五十畝，種秫作酒不種秔。我今號為二千石，歲釀百石何以醉賓客。請君莫笑銀杯小，爾來歲早東海窄。會當拂衣歸故丘，作書貸粟監河侯。萬斛船中著美酒，與君一生長拍浮。（卷13）

〈送段屯田分得于字〉云：

⁴⁸ 見《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冊2，頁715。

膠西病守老且迂，空齋愁坐紛墨朱。四十豈不知頭顱，畏人不出何其愚。
（卷13）

〈出城送客，不及，步至溪上，二首〉云：

春來六十日，笑口幾回開。（其二·卷13）

〈謝郡人田、賀二生獻花〉云：

芳心困落日，薄豔戰輕雷。老守仍多病，壯懷先已灰。（卷13）

〈孔長源挽詞二首〉云：

南荒尚記誅元惡，東越誰能事細兒。耆舊如今幾人在，為君無憾為時悲。
（其一·卷13）

〈後杞菊賦〉云：

余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貧，衣食之奉，殆不如昔者。及移守膠西，意且一飽，而齋廚索然，不堪其憂。（卷1）

〈與滕達道〉云：

新法，隊伍已團結次，然有州縣不得干預之說，自古豈有郡守而不得管兵者？其他不便，未可以一二數也。……窮蹇圖事，無適而不齟齬，好笑！好笑！（卷51）

〈答與陳履常〉云：

高密連年旱蝗，應副朔方百須，紛然疲繭，日俟汰逐。(卷 53)

〈與王慶源〉云：

某此粗遣，雖有江山風物之美，而新法嚴密，風波險惡，沉味殊不佳。退之所謂「居閑食不足，從官力難任，兩事皆害性，一生常苦心。」正此謂矣。(卷 59)

由於東坡之愁悶不樂實在太明顯了，連夫人王閏之都之都看不過去，特加開導慰勉！東坡〈小兒〉載：

小兒不識愁，起坐牽我衣。我欲嗔小兒，老妻勸「兒癡。兒癡君更甚，不樂愁何為。」還坐愧此言，洗盞當我前。大勝劉伶婦，區區為酒錢。
(卷 13)

類此之例極多，無法遍舉，凡此都足以看出東坡在密州並不快樂。雖然，東坡在密州建超然臺，力求超脫，⁴⁹然外表的曠達終難掩飾現實生活的憂憤與苦悶，所以東坡先前在密州的中秋節並未留下任何紀錄。可是在熙寧九年則不然，今年，東坡過了一個非常快樂迥異於往日的中秋夜。由於，當日東坡心情之愉悅實超乎尋常，可見在當時，一定有某些特別的情事讓「塵滿面，鬢如霜。」(〈江城子〉·卷 1)的東坡笑逐顏開，歡飲達旦，過了一次最快樂的中秋節。如果，我們不能確實掌握當時政治情勢的變化，就無法深刻體會東坡的快樂，

⁴⁹ 宋·趙抃論新法不便，去位，遠引而去，視富貴如浮雲。元豐二年，東坡在徐州，高其人，特以「超然」二字作詩稱美他，〈趙閱道高齋〉云：「功名富貴皆逆旅，黃金知繫何人袍。超然已了一大事，掛冠而去真秋毫。」(卷 19)則蘇軾為超然臺命名之意亦可見矣。

也就不能理解他「歡飲達旦」的原因。東坡一生好飲酒，但從來就沒有「歡飲達旦」的經驗，丙辰中秋在密州是他第一次「歡飲達旦」，也是僅有的一次，值得我們特別注意。

此外，宋之官員視外放守郡為「出」，而以入朝為官為「還」、「歸」，如東坡〈送周朝議守漢州〉云：「吾聞江漢間，瘡痍有未起。莫輕龔遂老，君王付尺箠。召還當有詔，挽袖謝鄰里。」（卷30）而其本人一生尤屢屢以「歸」、「還」二字形容自己從外郡被召返朝廷的情境，如經歷黃州之貶以後，東坡於元豐八年六月起知登州軍州事，十月詔以禮部郎中召還，十二月至京抵任，遷起居舍人，作〈次韻馬元賓〉云：

流落江湖萬里歸，相逢自慰已差池。（卷26）

〈次韻胡完夫〉亦云：

青衫別淚尚爛斑，十載江湖困抱關。老去上書還北闕，朝來拄笏看西山。
（卷26）

所謂「萬里歸」、「還北闕」，即東坡自言歸返朝廷之意。事實上，不止東坡以「歸」字形容自己被召返朝廷的心情，當時的人也以「歸」字來加以形容其情境，如東坡好友胡完愈作〈宗愈聞子瞻舍人有懷居之興，為短詩以戲呈〉云：

蘇公五十鬢髯斑，雲衲青袍入漢關。賈誼謫歸猶太傅，謝安投老負東山。
黃岡泉石紅塵外，陽羨牛羊返照間。知有竹林高興在，欲閑誰肯放君閑。
50

50 見《增補足本施顧註蘇詩》，冊4，卷24，頁13。

到了元祐二年四月，東坡在朝任翰林學士、知制誥，隨從侍駕景靈宮，作〈次韻曾子開從駕二首〉，又以「生還」自喻其情境：

流落生還真一芥，周章危立近三槐。（其二·卷28）

其後，東坡出守杭州，友人一再勸其歸闕還朝，既可與蘇轍相聚，又可以有一番作為，然東坡作〈與張君子〉答之云：

某守郡粗遣，去國稍久，矧懷家弟，老病豈不念歸。但聞以眷知之深，頗為當路所忌，縱復歸覲，不免側目，憂患愈深，不若在外之安也。（卷55）

又云：

別紙示喻，愛念之深，欲其歸闕。某之思念家弟，懷仰親友，豈無歸意。但在內實無絲毫補報，而為郡粗可及民。又自顧衰老，豈能復與人計較長短是非，招怒取謗耶？若緘口隨眾，又非平生本意。計之熟矣，以此不如且在外也。子由想亦不久須出，則歸亦誰從？（卷55）

及東坡從杭州被召還朝廷，作〈與通長老〉云：

昨日忽召還禁林，殊異所懷，已辭免乞郡，然須至起發前路聽命也。（卷61）

〈謝宣召再入學士院〉云：

而臣本緣衰病，出守江湖。以一方凋弊之餘，當二年水潦之厄。戴星而

治，僅免流離；及瓜而還，恍如夢寐。（卷 23）

〈杭州召還乞郡狀〉云：

今者忽蒙聖恩召還擢用，又除臣弟轍為執政，此二事，皆非大臣本意。

（卷 32）

〈元祐六年六月，自杭州召還，汶公館我於東堂，閱舊詩卷，次諸公韻三首〉云：

尺一東來喚我歸，衰年已迫故山期。（卷 33）

元祐七年九月，東坡從揚州任所，奉召以兵部尚書兼侍讀還京，曾作〈召還至都門先寄子由〉（卷 36）。此外，又作〈次韻定國見寄〉云：

還朝如夢中，雙闕眩金碧。（卷 36）

〈次韻蔣穎叔、錢穆父從駕景靈宮二首〉亦云：

歸來病鶴記城闌，舊踏松枝雨露新。（其一·卷 36）

以上都是東坡視外放守郡為「出」，而以入朝為官為「歸」、「還」的例子，這些用法正可印證東坡〈水調歌頭〉「我欲乘風歸去」是欲乘政局變易、新黨勢衰之時歸返朝廷的說法，使其寄意更加顯明。

(二) 以高危自警—東坡被王安石、謝景溫、沈括誣陷迫害的驚懼與不安

此時，東坡雖為自己有希望歸返朝廷而感到高興，可是，在另一方面，昔日被新黨誣陷迫害的慘痛經驗又浮上心頭，讓他不寒而慄，憂心不已！所以，東坡既企盼回朝，施展匡時濟世之才，可是又怕朝中新黨不容自己安穩立朝，往日被構陷排擠的情事又將重演。〈水調歌頭〉云：「我欲乘風歸去，惟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東坡對「瓊樓玉宇」之所以既嚮往，又畏懼，欲飛還斂，欲去還留，充滿了矛盾的情境，正緣於此，茲考索於後。

1、王安石與三蘇早有嫌隙

東坡與王安石的恩怨可推到上一代蘇洵，在時間亦可上推到宋仁宗嘉祐年間。當時，蘇洵學成，攜二子進京，三蘇聲名鵲起，宋·王闢之《澠水燕談錄》載：

眉山蘇洵少不喜學，壯歲猶不知書。年二十七，始發憤讀書，舉進士，又舉茂才，皆不中，曰：「此未足為吾學也！」焚其文，閉戶讀書五、六年，乃大究六經百家書說。嘉祐初，與二子軾、轍至京師，歐陽文忠公獻其書于朝，士大夫爭持其文。二子舉進士，亦皆在高等。于是父子名動京師，而蘇氏文章擅天下，目其文曰「三蘇」。蓋洵為「老蘇」，軾為「大蘇」，轍為「小蘇」也。⁵¹

當時，王安石亦同享盛名，時人以蘇洵比荀子，而以王安石比孟子，《元城語錄解》載：「先生（劉安世）曰：金陵（王安石）在侍從時，與老先生（司馬光）極相好，當時淮南雜說行乎時，天下推尊之，以比孟子。其時又有老蘇，

⁵¹ 見宋·王闢之撰，《澠水燕談錄》（上海：上海書店，1990年9月，1版1刷），卷4，頁6。

人以比洵子。」⁵²蘇洵雖與王安石並稱於時，然王安石卻不喜歡蘇洵與東坡兄弟，常找他們父子的麻煩，宋·邵博《邵氏聞見後錄》載：

東坡中制科，王荊公問呂申公：「見蘇軾制策否？」申公稱之。荊公曰：「全類戰國文章，若安石為考官，必黜之。」故荊公後修《英宗實錄》，謂蘇明允有戰國縱橫之學云。⁵³

王安石除了批評蘇洵、東坡之學，欲將東坡黜落之外，當時蘇轍被任命為商州軍事推官，時任知制誥的王安石又找碴不肯為他撰告辭，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載：

乙亥，御崇政殿，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著作佐郎王介，福昌縣主簿蘇軾，澠池縣主簿蘇轍。軾所對第三等，介第四等，轍第四等次。以軾為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事；介為祕書省，知靜海縣；轍為商州軍事推官。時轍對話最切直，其略曰……。司馬光考其策，入三等，翰林學士范鎮難之，欲降其等，蔡襄曰：「吾三司使，司會之名，吾媿之而不敢怨。」惟胡宿以為策不對所問，而引唐穆宗、恭宗以況盛世，非所宜言，力請黜之。光言是（策）於同科三人中獨有愛君憂國之心，不可不收。而執政亦以為當黜，上不許曰：「求直言而以直棄之，天下其謂我何！」乃收入第四等次。及除官，知制誥王安石疑轍右宰相，專攻人主，比之谷永，不肯為詞。韓琦笑曰：「彼策謂宰相不足用，欲得婁師德、郝處俊而用之，尚以谷永疑之乎？」改命沈遘，遘亦考官也，乃為之辭。已而諫官楊畋見上曰：「蘇轍，臣所薦也，陛下赦其狂直而收之，

⁵² 見宋·馬永卿編，明·王崇慶解，《元城語錄解》（台北：藝文印書館，《百部叢書集成》，未著出版年月與版次），卷上，頁8。

⁵³ 見宋·邵博撰，《邵氏聞見後錄》（上海：上海書店，1990年9月，1版1刷），卷14，頁3。

此盛德事，乞宣付史館。」帝悅，從之。⁵⁴

由於，王安石不喜歡蘇洵父子，刻意加以壓抑打擊，因此宋人盛傳蘇洵曾作〈辨姦論〉⁵⁵加以攻擊，彼此從此結下梁子。宋·葉夢得《石林避暑錄話》載：

蘇明允本好言兵，見元昊叛，西方用事久無功，天下事有當改作，因挾其所著書，嘉祐初來京師，一時推其文章。王荊公為知制誥，方談經術，獨不喜之，屢詆于眾，以故明允惡荊公甚于仇讎。會張安道亦為荊公所排，二人素相善，明允作〈辨姦〉一篇，密獻安道，以荊公比王衍、盧杞，而不以示歐文忠。荊公後微聞之，因不樂子瞻兄弟，兩家之隙，遂不可解。〈辨姦〉久不出，元豐間子由從安道辟南京，請為〈明允墓表〉，特全載之。蘇氏亦不入石，比年稍傳于世。⁵⁶

於今看來，蘇洵是否作〈辨姦論〉，雖未成定論，⁵⁷但在宋仁宗嘉祐以至宋英

⁵⁴ 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冊2，頁1799~1800。宋·葉夢得《石林燕語》亦載：「故事制科分五等，上二等皆虛，惟以下三等取人，然中選者亦皆第四等，獨吳正肅公嘗入第三等，後未有繼者。至嘉祐中，蘇子瞻、子由乃始皆入第三等。已而子由以言太直，為考官胡務平所駁，欲黜落，復降為第四等。」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863（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2月，初版），頁553。

⁵⁵ 蘇洵〈辨姦論〉載於宋·張方平〈文安先生墓表〉裡，見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冊19（成都：巴蜀書社，1991年5月，1版1刷），頁629~630。

⁵⁶ 見宋·葉夢得撰，《石林避暑錄話》（上海：上海書店，1990年9月，1版1刷），卷1，頁17~18。

⁵⁷ 宋人對蘇洵〈辨姦論〉的述極多，參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冊2，頁1932。宋·邵伯溫《河南邵氏聞見錄》（上海：上海書店，1990年9月，1版1刷），卷12，頁4~6。宋·方勺《泊宅編》，頁65~66。宋·朱弁《曲洧舊聞》，《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863（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2月，初版），頁350~351。宋·邵博《邵氏聞見後錄》（上海：上海書店，1990年9月，1版1刷），卷14，頁4。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台北：文津出版處，1986年12月，未著版次），冊8，頁3109、3112。關於蘇洵的〈辨姦論〉，歷來都無所疑，但到了清朝，李紱作《穆堂初稿·書〈辨姦論〉後二則》、蔡上翔作《王荊公年譜考略》開始懷疑此墓表乃偽作，然所論亦缺乏直接證據，無法讓人信服！近人王保珍先生作〈從蘇、王、邵三個家族來推論辨姦論之作者〉，對此公案有詳細的分析，參

宗治平年間，蘇洵討厭王安石，王安石亦不喜歡蘇氏父子，這卻是無可懷疑的事實。

2、王安石排擠東坡

宋神宗熙寧二年二月，東坡守完父喪，還朝註官。此時，王安石已當政，由於彼此早有嫌隙，議論不同，扞格不入，所以王安石故意冷凍東坡，讓他投閒置散，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蘇轍〈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載：「丁先君憂。服除，時熙寧二年也。王介甫用事，多所建立，公與介甫議論素異，既還朝，真之官告院。」⁵⁸官告院屬尚書省，掌管文武官、將校告身及封贈，其長官有提舉一人，以知制誥充任；又有判院一人，以帶職京朝官充任，東坡即擔任此職。這是一個無所是事的清閒職務，東坡稱之為「冷官」，所以閒得有时间去種菜，〈次韻楊褒早春〉云：「細雨郊園聊種菜，冷官門戶可張羅。」（卷6）〈與子明〉又云：「軾二月中，授官告院，頗甚優閑，便於懶拙。」（〈蘇軾佚文彙編〉·卷4）此時，王安石正推行新政，急須用人，只要東坡肯曲意逢迎，承顏順旨，則必然受到王安石的重用，飛黃騰達，指日可期。東坡對這種現實的情勢非常清楚，可是，他眼見王安石「所行新政，皆不與治同道。立條例司，遣青苗使，斂助役錢，行均輸法，四海騷動，行路怨咨。自宰相以下，皆知其非而不敢爭。」（〈再上皇帝書〉·卷25）遂不斷上書攻擊王安石及其新政，〈杭州召還乞郡狀〉回憶說：

是時王安石新得政，變易法度，臣若少加附會，進用可必。自惟遠人，蒙二帝非常之知，不忍欺天負心，欲具論安石所為不可施行狀，以裨萬一。然未測聖意待臣深淺，因上元有旨買燈四千椀，有司無狀，虧減市價，臣即上書論奏，先帝大喜，即時施行。臣以此卜知先帝聖明，能受

見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主編，《宋代文學與思想》（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9年8月，初版），頁167~169。

⁵⁸ 見《樂城集》，冊下，頁1412。《宋史·蘇軾傳》亦載：「熙寧二年，還朝。王安石執政，素惡其議論異己，以判官告院。」冊13，頁10802。

盡言，上疏六千餘言，極論新法不便。復因考試進士，擬對御試策進上，並言安石不知人，不可大用。先帝雖未聽從，然亦嘉臣愚直，初不譴問。而安石大怒，其黨無不切齒，急欲傾臣。(卷32)

蘇轍〈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載：

四年，介甫欲變更科舉，上疑焉，使兩制三館議之。公議上，上悟曰：「吾固疑此，得蘇軾議，意釋然矣。即日召見，問：「何以助朕？」公辭避久之，乃曰：「臣竊意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陛下安靜以待物之來，然後應之。」上竦然聽受，曰：「卿三言，朕當詳思之。」介甫之黨皆不悅。⁵⁹

明·鄧元錫《函史》亦云：

直史館蘇軾具條法弊事上。當是時，諸臣僚類虛言訶譴，或至已甚，惟軾指事陳擿，帝大稱善，而安石大惡之。⁶⁰

東坡初生之犢不怕虎，對於王安石及其黨羽的憤怒與怨恨，毫不在意。他除了極言直諫，指陳時弊之外，又不斷作詩譏刺新黨新政，如〈送錢藻出守婺州得英字〉云：

吾君方急賢，日旰坐邇英。黃金招樂毅，白璧賜虞卿。子不少自貶，陳義空崢嶸。古稱為郡樂，漸恐煩敲撈。臨分敢不盡，醉語醒還驚。(卷6)

⁵⁹ 見《樂城集》，冊下，頁1412。

⁶⁰ 引見《文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冊3，頁1832。

此詩稱美錢藻之易退難進，並譏刺新黨之急進與新法之不便、擾民。宋·朋九萬編錄之《東坡烏臺詩案·送錢藻知婺州》載：「此詩除無譏諷外，言朝廷方急賢才，多士並進，子獨遠出為郡，不少自強勉求進，但守道義，意譏當時之人急進也。又言，青苗、助役既行，百姓輸納不前，為郡者不免用鞭箠催督。醉中道此語，醒後還驚，恐得罪朝廷，以譏諷新法不便之故也。」⁶¹又如〈送劉放倅海陵〉云：

君不見阮嗣宗臧否不挂口，莫誇舌在齒牙牢，是中惟可飲醇酒。（卷6）

此詩譏刺新黨排除異己，不容人直言其缺失。《東坡烏臺詩案·與劉邠通判唱和》載：「言當學阮籍不臧否人物，惟可飲酒，勿談時事，意以譏諷朝廷新法不便，不容人直言，不若耳不聞而口不問也。」⁶²又如〈送劉道原歸觀南康〉云：

孔融不肯下曹操，汲黯本自輕張湯。雖無尺箠與寸刃，口吻排擊含風霜。
（卷6）

此詩以孔融、汲黯比劉恕，以曹操、張湯比王安石，這是稱美劉恕正直敢言，曾面責王安石的過失。《增補足本施顧註蘇詩》題左註載：

劉道原，筠州人。……與王介甫有舊，介甫執政，道原在館閣，欲引置條例司，固辭，而謂曰：「天子方付公大政，宜恢張堯舜之道，不應以利為先。」是時，介甫權震天下，人不敢忤，而道原憤憤，欲與之校。又條陳所更法令不合眾心者，勸使復舊，至面刺其過。介甫怒，變色如

⁶¹ 宋·朋九萬編錄，《東坡烏臺詩案·送錢藻知婺州》，見《叢書集成初編》，冊129，頁18～19。

⁶² 見《東坡烏臺詩案·與劉邠通判唱和》，頁17。

鐵，道原不以為意。或稠人廣坐，對其門生，誦言得失無所避，遂與之絕。以親老求監南康軍酒。官至秘書丞，卒年四十七。此詩端為介甫而發，其云：「孔融不肯下曹操，汲黯本自輕張湯。」蓋以孔融、汲黯比道原，曹操、張湯況介甫。又云：「雖無尺箠與寸刀，口吻排擊含風霜。」蓋著其面折之實也。⁶³

從以上詩句，可以看出東坡在朝不畏懼新黨的權勢氣燄，也不擔憂自身的安危禍福，為了忠義，甘為齏粉，也不肯屈己隨世，這是東坡的心志，也是其一生幽獨的原因。而蘇軾此時期的表現，更讓司馬光敬服，自歎弗如，〈論王安石疏〉云：「今陛下唯安石之言是信，安石以為賢則賢，以為愚則愚，以為是則是，以為非則非，諂附安石者謂之忠良，攻難安石者謂之讒慝。」⁶⁴「軾與文仲皆疏遠小臣，乃敢不避陛下雷霆之威，安石狼虎之怒，上書對策，指陳其失，墮官獲譴，無所顧慮，此臣不如軾與文仲遠矣。」⁶⁴元祐初年，高太后垂簾，司馬光主政，對東坡多所援引，正肇因於此時。

對於反對新法的異議之士，王安石的一貫作法是鳴鼓而攻，加以摧殘打擊，東坡自然也難逃此劫運。當時，蘇轍任制置三司條例司檢詳文字，與王安石意見不合，求去，宋神宗希望能讓東坡替代蘇轍的位置。可是，王安石因憤怒東坡與蘇轍不肯黨附自己，不肯答應，並在神宗面前極力毀謗兩兄弟，《增補足本施顧註蘇詩》載：

蘇子由初為條例司檢詳，與安石議不合，乞罷。帝曰：「蘇軾如何？學問亦相似。」安石曰：「軾兄弟皆以縱橫捭闔為事，若朝廷是非決於流俗，則能合流俗者為有利。」……是時，安石凡議其新政者，皆以流俗詆之也。⁶⁵

⁶³ 見《增補足本施顧註蘇詩》，卷3，頁9~10。

⁶⁴ 見《全宋文》，冊28，頁325~326。

⁶⁵ 見《增補足本施顧註蘇詩·寄劉孝叔》題左註，冊3，卷10，頁15。

王安石見神宗賞識東坡，遂極力加以詆毀，防止東坡被重用；此外，王安石又在神宗面前吹捧呂惠卿，希望能轉移神宗對東坡的注意力，讓呂惠卿取代東坡在神宗心中的地位，《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呂惠卿姦邪》載：

（熙寧二年）五月，上問王安石以蘇軾為人，安石知軾素與己異，疑上亟用之也，因極稱呂惠卿，上許召見之。⁶⁶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蘇軾詩獄》又載：

他日，上問王安石以軾為人何如，安石知軾素與己異，疑上亟用之也。因問上曰：「陛下何以召見軾？」上曰：「見軾議學校貢舉，異于諸人，故召見之。」且道軾對語。……又言：「軾宜以小事試之，如何？」安石曰：「臣已屢奏試人當以事，此言誠是也。」安石因極稱呂惠卿。⁶⁷

王安石為了打擊、壓抑東坡，可說無所不用其極。不久，神宗想要讓東坡同修起居注，王安石又加以阻撓。

早在治平二年，東坡自鳳翔簽判任滿還朝，判登聞鼓院。宋英宗久聞東坡才名，想要破格任命他為四品的知制誥或六品的起居舍人，可惜宰相韓琦不同意，東坡〈杭州召還乞郡狀〉載：「臣昔於治平中，自鳳翔職官得替入朝，首被英宗皇帝知遇，欲驟用臣。當時宰相韓琦以臣年少資淺，未經試用，故且與館職。」（卷32）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末》對此事有最詳細的記載：

（宋英宗治平三年）二月乙酉。……殿中丞蘇軾直史館。上在藩邸聞軾

⁶⁶ 見《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冊5，頁1995。

⁶⁷ 見《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冊5，頁2038~2040。清·畢沅《續資治通鑑》（台北：洪氏出版社，1986年5月，再版），亦載此事，見冊3，頁1654。

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便授知制誥。韓琦曰：「蘇軾遠大之器也，他日自當為天下用，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服，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無復異詞。今驟用之，恐天下之士未必皆以為然，適足累之也。」上曰：「知制誥既未可，與修起居注可乎？」琦曰：「記注與制誥為鄰，未可遽授。不若於館閣中擇近上貼職與之，且近例當召試。」上曰：「未知其能否，故試，如蘇軾有不能耶？」琦言不可，乃試而命之。他日，歐陽修具以告軾，軾曰：「韓公所以待軾之意，乃古所謂君子愛人以德者也。」⁶⁸

不久，蘇洵病逝，東坡護棺還鄉。在東坡守喪期間，英宗皇帝尚未來得及重用他，就不幸崩殂，東坡也失去一位賞識自己才華的知己。因為韓琦的因循保守，不知引賢不拘資格之理，以文法束人，以資格限人，使東坡失去了一次施展長才的機會，不但東坡個人的仕宦頗遭阻撓，無法施展才華，也影響到未來政局的發展，後人因而對韓琦頗有微言，也為東坡感到惋惜。⁶⁹東坡〈杭州召還乞郡狀〉曾載：「及服闋入覲，便蒙神宗皇帝召對，面賜獎激，許臣職外言事。自惟羈旅之臣，未應得此，豈非以英宗皇帝知臣有素故耶？」（卷32）所言甚是！宋神宗是宋英宗的長子，自然知道這段故事，所以到了後來，神宗想完成父親的心願，任命東坡為起居舍人，同修起居注。起居舍人的主要職務是掌理、記錄帝王的起居言行，皇帝御正殿時，要在門廡外等待；皇帝外出時，起居舍人要跟從隨行；大朝會時，起居舍人又要立於殿下螭首之側。由於起居舍人與皇帝的關係非常密切，王安石怎能放心讓反對新法的東坡去擔任此要職呢？所以他趕快任命東坡為開封府推官，宋·邵伯溫《河南邵氏聞見錄》載：

神宗欲以子瞻為同修起居注，介甫難之。又意子瞻文士，不曉吏事，故用為開封府推官以困之。子瞻益論事無諱，擬廷試策，獻萬言書，論時

⁶⁸ 見《續資治通鑑長編末》，冊2，頁1926。

⁶⁹ 參見《文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冊1，頁580~581。

政甚危，介甫滋不悅子瞻。⁷⁰

王安石之所以任命東坡為開封府推官，是不懷好意，別有用心的！然而，我們如要深入明瞭王安石的企圖，則必須先理解對北宋開封府推官職務之忙碌。

王安石當初之所以讓東坡判官告院，讓他坐冷板凳，原是為了他投置閒散，想不到卻弄巧成拙，東坡反而有很充裕的時間與精力來寫作批評新政的詩文。王安石發現自己這個錯誤之後，馬上改弦易轍，變更策略，將東坡派到事務最繁雜的開封府去當推官。東坡於元祐年間作〈林邵開封推官〉制詞曾說：「天府之劇，古稱難治。」（卷39）這不是空泛之語，而是東坡親身體驗之辭。在宋朝，開封府府事之繁重、推官職務之勞累是出了名的，宋真宗未即位之前，曾任開封府尹，對府事之繁劇特有體會，所以後來即位後，乃於景德四年七月壬申下詔增設開封府推、判官各一人，〈增置開封府推、判官詔〉云：

眷茲京邑，是謂浩穰，獄訟實繁，民務尤劇，宜增僚佐，分隸職司，庶遵明慎之文，式佇密清之效。開封府推官、判官，宜各增置一員，分掌刑獄、稅賦，仍加俸給。如事有枉抑，未盡公理，非吏人受財者，自今并以推、判官為首。⁷¹

《續資治通鑑長編》亦載：

（真宗景德四年秋七月）壬申，詔開封府判官、推官各增置一員，以獄訟刑法為生事，戶口租賦為熟事，分掌之，仍如俸給，如事有枉抑，未盡公理，非吏人受賂者，自今以推、判官為首。先是，上之為開封尹，置判官二員，推官三員，及即位，止各置一員。於是，出筆記六事，與王旦等議之，其二條：以府事繁劇，欲增置推、判官，既有是詔，仍令

⁷⁰ 見《河南邵氏聞見錄》，卷12，頁2。

⁷¹ 見《全宋文》，冊6，頁251。

且等擇人而任之。其後，推、判官只分掌左右軍廂，無生、熟事之別也。

72

在宋真宗天禧四年之前，開封府推官掌理京城的獄訟與刑罰，判官掌理戶口與租賦；到了宋真宗天禧四年以後，則彼此不再劃分，故宋·李燾注云：「無生、熟事之別，在天禧四年，今且并書之。」⁷³到了宋英宗治平三年二月，因開封府事務越來越繁雜，原先的四名推、判官已無法負擔，所以不得不再度增加一位員額，《續資治通鑑長編》載：

（宋英宗治平三年二月）庚寅，從知開封府沈遵之請，增置判官一員，以祠部員外郎、祕閣校理孫坦為之，專管勾使院諸案公事。開封府推、判官各二人，日力所給，兩軍獄訟而已，諸案多滯為姦。及增置，人皆便焉。⁷⁴

從宋真宗到宋英宗，開封府不斷增加推、判官之員額，其事務之繁重可以想見！這種情形到宋神宗時仍未改變，故宋·曾鞏作〈程嗣恭、祖無頗、程博文開封府推官制〉特別強調說：「開封天下之聚，俗雜五方之民。蓋巧偽繁興，獄訟滋出。贊治之任，考擇維艱。」⁷⁵經由上述的解說，我們就不難了解為何王安石要將東坡由冷僻清閒的官告院調到冗雜繁忙的開封府了。王安石之所以任命東坡為開封府推官是不懷好意的，他希望繁劇的府務能消耗東坡的時間與精力，以免再找自己的麻煩。東坡到任後，雖不喜歡開封府的繁忙事務，〈與楊濟甫〉云：「府推之命，只是暫權發遣，更月餘正官到，即仍舊管官誥院也。府中冗絆，非拙者所樂，恐知。」（卷 59）但這些事務卻難不倒他，東坡廟堂

72 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冊 1，頁 571。

73 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冊 1，頁 571。

74 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冊 2，頁 1926。

75 見宋·曾鞏撰，陳杏珍、晁繼周點校，《曾鞏集》（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 11 月，1 版 1 刷），冊上，頁 341。

偉器，具王佐之才，辦事明快，舉重若輕，新硯初試，一鳴驚人，聲名洋溢，頗受大家的肯定！東坡因勝任府推之職，游刃有餘，所以並未中斷對新黨與新法的批評，反而「益論事無諱，擬廷試策，獻萬言書，論時政甚危，介甫滋不悅子瞻。」⁷⁶蘇轍〈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亦載：

介甫之黨皆不悅，命攝開封推官，意以多事困之。公決斷精敏，聲問益遠。會上元，有旨市浙燈，公密疏，舊例無有，不宜以玩好示人，即有旨罷。殿前初策進士，舉子希合，爭言祖宗法制非是。公為考官，退擬答以進，深中其病。自是論事愈力，介甫愈恨。⁷⁷

於是，王安石的如意算盤落空，陰謀詭計又再一次失敗。

此時，王安石已老羞成怒，忍無可忍，遂直接要求宋神宗將東坡罷黜，不要再讓他當開封府推官了，《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蘇軾詩獄》載：

初，軾為國子監考試官，時二年八月也。安石既得政，每贊上以獨斷，上專信任之，軾發策云：「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符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威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滅，事同功異，何也？」安石見之，不悅。上數欲用軾，安石必沮毀之。軾又嘗上疏曰：「陛下自去歲以來，所行新政皆不與治世同道。」又作〈擬進士對御試策〉。上以軾所對策示王安石，安石曰：「軾材亦高，但所學不正，今又以不得逞之故，其言遂迭蕩至此，請黜之。」曾公亮曰：「軾但異論耳，無可罪者！」它日，安石又白曰：「陛下何以不黜軾，豈為其材可惜乎？譬如調惡馬，須減芻秣，加箠朴，使其貼服乃可用。如軾者，不困之使自悔，而黜其不逞之心，安肯為陛下用？且如軾輩，其材為世用甚少，為世患甚大，

⁷⁶ 見《河南邵氏聞見錄》，卷12，頁2。

⁷⁷ 見《欒城集》，冊下，頁1412。

陛下不可不察也。」⁷⁸

王安石把東坡比喻成一匹頑劣不堪的野馬，希望以高壓、強迫的手段逼他就範，奈何神宗欣賞東坡的才華，不肯將東坡罷黜；而東坡更是擇善固執，剛毅堅忍，不肯屈服，因而兩人的關係日益惡劣，日趨緊張。最後，王安石再也忍不住了，遂使出殺手鐮，唆使其鷹犬侍御史知雜事謝景溫誣劾東坡。

3、謝景溫誣陷東坡

宋代的御史可風聞言事，不必有什麼確實的證據，侍御史知雜事謝景溫與王安石連姻，甘心充當他的打手、鷹犬，⁷⁹遂誣劾東坡在英宗治平三年六月載喪歸蜀、神宗熙寧元年十二月除喪還朝時，曾假公濟私，利用兵卒販鹽及蘇木、瓷器，此事以宋·林希《野史》所載最詳細：

王安石恨怒蘇軾，欲害之，未有以發。會詔近侍舉諫官，謝景溫建言：「凡被舉官，移臺考劾，所舉非其人，即坐舉者！」人固疑其意有所在也。范鎮薦軾，景溫即劾軾向丁父憂歸蜀，往還多乘舟載貨物賣私鹽等事。安石大喜，以三年八月五日奏上，六日事下八路，按問水行及陸行所歷州縣，令具所差借兵夫及舵工詢問，賣鹽即無其實，眉州兵夫乃迎候新守，因送軾至京。既無以坐軾，會軾請外，例當作州，巧抑其資，以為杭倅，卒不能害軾，士論無不薄景溫云。⁸⁰

由於此事純屬子虛烏有，震驚朝野，連司馬光都看不過去，兔死狐悲，物傷其

⁷⁸ 見《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冊5，頁2043~2044。

⁷⁹ 元祐五年二月，蘇轍作《論韓氏族戚因緣僥冒劄子·貼黃》云：「謝景溫在熙寧初詔事王安石，（任）御史知雜，為王安石排擊正人，為清議所鄙。」見《樂城集》，冊下，頁1747。原文缺一「任」字，今據陳宏天、高秀芳校點之《蘇轍集》（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8月，1版1刷）補正，見冊4，頁1435。

⁸⁰ 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冊2，頁1980。

類，遂自請出京外放，以免步其後塵，《續資治通鑑長編》載：

（神宗熙寧三年八月）乙丑，司馬光對垂拱殿，乞知許州或西京留司御史臺、國子監。……上沉吟久之，曰：「王安石素與卿善，何自疑？」光曰：「臣素與安石善，但自其執政，違迕甚多。今迕安石者如蘇軾輩，皆毀其素履，中以危法，臣不敢避削黜，但欲苟全素履。」……上又曰：「蘇軾非佳士，卿誤知之。鮮于侁在遠，軾以奏稿傳之，韓琦贈銀三百兩而不受，仍販鹽及蘇木、磁器。」光曰：「凡責人當察其情。軾販鬻之利，豈能及所贈之銀乎？安石素惡軾，陛下豈不知？以姻家謝景溫為鷹犬，使攻之。臣豈能自保，不可不去也。且軾雖不佳，豈不賢於李定不服母喪，禽獸之不如！王安石喜之，乃欲用為臺官。」⁸¹

而范鎮更以為是他自己連累了東坡，特別為其澄清，並再三乞致仕，以贖軾販鹽誣妄之罪，〈又乞致仕疏〉云：

軾治平中父死京師，先帝賜之絹百匹、銀百兩，辭不受，而請贈父官。先帝嘉其意，贈其父光祿寺丞，又敕諸路應副人船。是時韓琦亦與之銀三百兩，歐陽修與之二百兩，皆辭不受，軾之風節，亦可概見矣。今言者以為多差人船、販私鹽，是厚誣也。軾有古今之學，文章高於時，又敢言朝廷得失，臣所以舉充諫官，今反為軾之累，臣豈得默默不為一言？
82

⁸¹ 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冊2，頁1991。

⁸² 見《全宋文》，冊20，頁536~537。〈乞致仕第五疏〉又云：「今有人言獻忠與獻佞孰是，必曰獻忠是；納諫與拒諫孰是，必曰納諫是。蘇軾、孔文仲可謂獻忠矣，陛下拒而不納，必有獻佞以誤陛下者，不可不察也。若李定避持服，遂不認母，是壞人倫、逆天理者，而欲以為御史，御史臺為之罷陳薦，舍人院為之罷宋敏求、罷李大臨、罷蘇頌，諫院罷胡宗愈。王韶上書，肆意欺罔，以興造邊事，敗則置而不問，反為之罪帥臣李師中。及御史一言蘇軾，則下七路招撫其過，孔文仲則遣之歸任。以此二人況彼二人，以彼事理觀此事理，孰是孰非，孰得孰失，陛下聰明之主，其可以逃聖鑒乎？」見頁537。

而東坡本人對此更是義憤填膺，〈與子明〉云：

軾自到闕二年，以論事方拙，大忤權貴，近令南床捃摭彈劾，尋下諸路體量，皆虛，必且已矣。然孤危可知。春間，必須求鄉里一差遣，若得，即拜見不遠矣。忠義古今所難，得虛名而受實禍，然人生得喪皆前定，斷置已久矣，終不以此屈。（〈蘇軾佚文彙編〉·卷4）

〈與王元直〉亦云：

旅宦寡悵，思歸無由，豈勝恨恨。某為權倖所疾久矣，然捃摭無獲，取笑四方耳！（卷53）

本來，東坡對外放守郡還有所顧忌，〈與子明〉云：「近日不行青苗者，雖舊相不免。弟若外出，必不能降意委曲隨世，其為蠹粉必矣。以此且未能求出，聊此優遊卒歲耳。」（〈蘇軾佚文彙編〉·卷4）但到了此刻，東坡自知王安石及其黨羽決不能讓自己在朝廷立足，遂自請補外，〈杭州召還乞郡狀〉回憶說：

安石大怒，其黨無不切齒，急欲傾臣。御史知雜謝景溫，首出死力，彈奏臣丁憂歸鄉日，舟中曾販私鹽。遂下諸路體量追捕當時梢工篙手等，考掠取證，但以實無其事，故鍛鍊不成而止。臣緣此懼禍乞出，連三任外補。（卷32）

蘇轍〈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亦載：

御史知雜事者為誣奏公過失，窮治無所得。公未嘗以一言自辨，乞外任

避之，通判杭州。⁸³

以東坡的資歷，外放例當作知州，然王安石卻刻意打壓，擬令其通判潁州，幸賴神宗眷顧，才得以通判杭州！東坡〈與堂兄〉云：

軾久懷墳墓、親友，深欲一歸，但奏狀中不敢指乞去處，一任陶鑄，故得此也。上批出，與知州差遣。中書不可。初除潁倅，擬入，上又批出，故改倅杭。杭倅亦知州資歷，但不欲弟作郡，恐不奉行新法耳。此來若非聖主保全，則蓋粉久矣。知幸！知幸！」（〈蘇軾佚文彙編〉·卷4）

宋·朱熹向來不喜歡東坡，常有幸災樂禍之語，但對於王安石此時不擇手段排擠構陷東坡之行為，連他都看不過去，《朱子語類》載：「介甫只好人奉己，故與呂（惠卿）合。若東坡們不順己，硬要治他，如何天生得恁地狠！」⁸⁴朱熹為王安石之剛愎狠戾驚訝不已。

4、沈括設計陷害東坡

東坡雖已被迫離開朝廷，通判杭州，但新黨仍然處心積慮，加以陷害，不肯放過他。熙寧六年六月，王安石派沈括察訪兩浙，相度水利、差役等事，臨行，宋神宗要他好好照顧東坡。可是，沈括表面雖向東坡示好，實際上卻笑裡藏刀，包藏禍心，暗中使壞，企圖陷害東坡，宋·王銍《元祐補錄》載：

沈括素與蘇軾同在館閣，軾論事與時異，補外。括查訪兩浙，陛辭，神宗語括曰：「蘇軾通判杭州，卿其善遇之。」括至杭，與軾論舊，求手錄近詩一通，歸即簽籤以進，云詞皆訕懟。其後李定、舒亶黨論軾詩置獄，實本於括云。元祐間，軾知杭州，括閒廢在潤，往來迎謁甚恭，軾

⁸³ 見《樂城集》，冊下，頁1412。

⁸⁴ 見《朱子語類》，冊8，頁3101。

益薄其為人。⁸⁵

此事，幸宋神宗寬恕，東坡才逃過一劫，《東坡烏臺詩案·御史中丞李定劄子》載：「軾先騰沮毀之論，陛下稍置之不問，容其改過。」蘇轍〈為兄下獄上書〉亦云：「頃年通判杭州及知密州日，每遇物託興，作為歌詩，語或輕發。向者曾經臣寮繳進，陛下置而不問。」⁸⁶此兩段文字即指沈括籤貼東坡詩以進之事。宋英宗治平三年，東坡直史館，沈括編校昭文館書籍，兩人同在館閣，有舊交之誼，而神宗又叮嚀沈括善待東坡，在這種情境之下，沈括仍鋪謀定計，口蜜腹劍，不顧一切地要構陷東坡，則新黨必置東坡於死地之用心實不言可喻。此時，王安石得勢，沈括諂媚巴結，為虎作倀，無所不為！他此次察訪兩浙，除了費思構陷東坡之外，又回報說新法可行，百姓悅從；可是等到王氏罷相下臺以後，沈括卻推翻前說，過河拆橋，落井下石，宋·魏泰《東軒筆錄》載：

王荊公再罷政事，吳丞相充代其任。時沈括為三司使，密條常平役法之不便者數事，獻于吳公。吳公得之，袖以呈上，上始惡括之為人。而蔡確為御史知雜，上疏言：「新法始行，朝廷恐有未便，故諸路各出察訪，以視民之願否。是時，沈括實為兩浙路察訪使，還，盛言新法可行，百姓悅從。朝廷以其言為信，故推行無疑。今王安石出，吳充為相，括乃徇時好惡，詆毀良法，考其前後之言，自相背戾如此。況括身為近侍，日對清光，事有可言，自當面奏，豈可以朝廷公議私於宰相？乃挾邪害政之人，不可置在侍從。」疏入，落括翰林學士知制誥，以本官知宣州。⁸⁷

⁸⁵ 見顏中其編注，《蘇東坡軼事匯編》（長沙：岳麓書社，1884年5月，1版1刷），頁55。關於沈括察訪兩浙設計陷害東坡的相關問題，可參見郭正道《宋代鹽業經濟史·沈括察訪與蘇軾詩案》（秦皇島市：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1版1刷），頁775~780。

⁸⁶ 見《東坡烏臺詩案》，頁3~4。《樂城集》，冊中，頁777。

⁸⁷ 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037，頁446。

沈括雖以博學多才著稱，但卻是一個反覆無常的小人，難怪後來連王安石都要痛罵說：「如括反覆，真是壬人。」⁸⁸而清·王文誥對沈括陷害東坡的行為更是不滿，以為「由是結成黨禍，流為小人進取之術，此翻彼覆，以致兩宋皆亡。」⁸⁹

5、東坡被新黨迫害的驚懼與不安

前述，東坡熙寧在朝遭王安石打壓之時，已不自安，常有「孤危」之感，〈上神宗皇帝書〉亦云：

譏刺既眾，怨仇實多，必將詆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雖欲赦臣而不可得，豈不殆哉。（卷25）

〈與子明〉又云：

近日體事頗新，兄弟蠢拙，頗為當柄者所忿。孤遠恐不自全，日虞罪戾耳。（〈蘇軾佚文彙編〉·卷4）

及不容於朝，被排擠出京，通判杭州，東坡表面上對新黨之逼害雖似不以為意，一笑置之，如宋·朱弁《曲洧舊聞》載：

東坡性不忍事，嘗云：「如食中有蠅，吐之乃已。」晁美叔每見，以此為言。坡云：「某被昭陵擢在賢科，一時魁舊往往為知己。上賜對便殿，有所開陳，悉蒙嘉納。已而章疏屢上，雖甚剴切，亦終不怒。使某不言，誰當言者？子之所慮，不過恐朝廷殺我耳。」美叔默然，坡浩嘆久之，曰：「朝廷若果見殺我，微命亦何足惜？只是有一事，殺了我後，好了

⁸⁸ 見《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冊5，頁2005。

⁸⁹ 見《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冊2，頁667。

你。」遂相與大笑而起。⁹⁰

雖然東坡故作輕鬆、幽默，其實他心中常有憂讒畏禍之思，常覺得憂慮不安，因為他不知道新黨的魔掌何時又會襲擊過來，如〈廣陵會三同舍，各以其字為韻，仍邀同賦·劉莘老〉云：

士方在田里，自比渭與莘。出試乃大謬，芻狗難重陳。歲晚多霜露，歸耕當及辰。(卷6)

〈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絕〉云：

眼看時事力難任，貪戀君恩退未能。遲鈍終須投劾去，使君何日換聾丞。

(其一)

聖明寬大許全身，衰病摧頹自畏人。(其二·卷7)

〈秋懷二首〉云：

苦熱念西風，常恐來無時。及茲遂淒凜，又作徂年悲。蟋蟀鳴我床，黃葉投我帷。窗前有棲鷗，夜嘯如狐狸。露冷梧葉脫，孤眠無安枝。(其一·卷8)

東坡在這些詩中都佈滿了對仕宦的憂慮與不滿，而〈正月九日，有美堂飲，醉歸徑睡，五鼓方醒，不復能眠，起閱文書，得鮮于子駿所寄〈雜興〉，作〈古意〉一首答之〉亦云：

⁹⁰ 宋·朱弁《曲洧舊聞》，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863（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2月，初版），頁319。

眾人事紛擾，志士獨悄悄。何意琵琶絃，常遭腰鼓鬧。三杯忘萬慮，醒後還皎皎。……憂來自不寐，起視天漢渺。闌干玉繩低，耿耿太白曉。
（卷9）

在此詩，東坡以琵琶自比，而以喧鬧的腰鼓聲譬喻氣勢囂張咄咄逼人的新黨奸小，東坡為此藉酒澆愁，耿耿不寐，心懷隱憂。又如〈杭州牡丹開時，僕猶在常、潤，周令作詩見寄，次其韻，復次一首送赴闕〉亦云：

莫負黃花九月期，人生窮達可無時。十年且就三都賦，萬戶終輕千首詩。
天靜傷鴻猶戢翼，月明驚鵲未安枝。（其二·卷11）

詩中餘悸猶存難以安眠的傷鴻、驚鵲，都是東坡在杭州的身影，他將自己內心的驚懼與不安，透過形象的詩語深刻地表露出來！於是，東坡深自警惕，曾在觀賞金魚之時，以「難進易退」自我期勉，希望能藉此避開新黨的迫害，〈書蘇子美金魚詩〉云：

舊讀蘇子美〈六和寺〉詩云：「松橋待金魚，竟日獨遲留。」初不喻此語。及倅錢塘，乃知寺後池中有此魚如金色也。昨日復遊池上，投餅餌，久之，乃略出；不食，復入，不可復見。自子美作詩，至今四十餘年。子美已有「遲留」之語，苟非難進易退而不妄食，安能如此壽也。（卷68）

從杭州六和寺的金魚身上，東坡悟出遠離禍害的方法，那就是遠離朝廷，韜光養晦，難進易退以保身！只可惜，這只是他一廂情願的看法，事實上，只要東坡仍健在，宋神宗聖眷依然，則新黨便會覺得芒刺在背，不肯輕易放過他。

及東坡移守密州，亦不時流露憂懼之意，常有憂讒畏禍之思，甚至連為民請命，都戰戰兢兢，擔心遭人忌恨，惹禍上身，如〈上文侍中論強盜賞錢書〉

云：

軾愚蠢無狀，孤危之跡，日以岌岌。夙蒙明公獎與過分，竊懷憂國之心，聊復一發於左右，猶幸明公密之，無重其罪戾也。（卷 48）

〈上韓丞相論災傷手實書〉亦云：

軾不敢論事久矣！今者守郡，民之利病，其勢有以見及。又聞自京師來者，舉言公深有拯救斯民為社稷長計遠慮之意。故不自揆，復發其狂言。可則行之，否則置之。願無聞於人，使孤危衰廢之蹤，重得罪於世也。（卷 48）

於詩則〈鐵溝行贈喬太博〉云：

城東坡隴何所似，風吹海濤低復起。城中病守無所為，走馬來尋鐵溝水。鐵溝水淺不容輶，恰似當年韓與侯。有魚無魚何足道，駕言聊復寫我憂。（卷 12）

〈和頓教授見寄，用除夜韻〉云：

狂言各須慎，勿使輸薪粢。（卷 13）

要特別注意的是，〈和魯人孔周翰題詩二首〉亦云：

此去宦遊如傳舍，揀枝驚鵲幾時眠。（其二·卷 14）

東坡此詩作於熙寧九年九月十五日中秋夜，與〈水調歌頭〉是同時之作，是相

同情境下的產物，所以可用來印證「我欲乘風歸去，惟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的象徵意義！此時的東坡既企盼還朝，讓自己有揮灑的空間，可以建功立業，經世濟民；可是在另一方面他又擔憂朝中寒冷肅殺的政治氣候難以讓自己安身立命，昔日被迫害、排擠、構陷的情事又將重演，因而東坡以高危自警，對「瓊樓玉宇」呈現了既嚮往，又畏懼，欲飛還斂，欲去還留的矛盾情境。其後，東坡元祐還朝，此時新黨雖已勢衰，但舊黨卻派系林立，黨同伐異，東坡正直立朝，不偏不倚，遂被新、舊黨徒交相論攻，無法在朝安身，〈與張君子〉云：

某春來多病，時復謁告，乞宣城，或一宮觀差遣。蓋拙者雖在遠外，尚忝劇郡，故不為用事者所容。（卷55）

〈與佛印〉云：

行役二年，水陸萬里，近方弛擔，老病不復往日，而都下人事，十倍於外。吁，可畏也！（卷61）

此時，雖然時空背景已經不同，可是其情境與〈水調歌頭〉所說的「高處不勝寒」仍然相似，亦可參看以發明詞旨。

八、〈水調歌頭〉乘風飛奔天上宮闕

、瓊樓玉宇之思決非歸隱的象徵

（一）東坡對歸隱只有憧憬喜悅

前述，隨著政局的變易，與東坡個人用世、出世之心消長變化，東坡乘風飛月的詩詞可分為截然不同的兩類，然有些學者不明白這一點，遂將東坡在〈水

詞歌頭〉乘風飛奔天上宮闕、瓊樓玉宇的意象解釋作「忘懷人世、超脫塵世、離開人間」，把「我欲乘風歸去」解釋作要去「歸隱」，⁹¹這種說法不僅忽略了當時新黨內鬩、王安石屢次上章求去的政局變化，違反了東坡在密州的急切用世之心與企盼歸朝之思，對於蘇轍即將進京上書之事更一無所知！試想，自從東坡被排斥出京這麼久了，好不容易才等到這個反敗為勝的大好機會，東坡怎麼會在此際歸隱呢？而愛弟蘇轍齊州任滿，即將赴闕上書言事，要對宋神宗讓新黨主政以來的缺失提出嚴厲的批評與對治補救之策，當此禍福未測之時，東坡又怎麼會去歸隱呢？此外，這種說法與詞中「天上宮闕」、「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的意象更無法切合。試想，東坡若決意掛冠歸隱，荷鋤退耕，那麼在農村山野隱居之處只會有竹籬茅舍、矮牆淺屋，那裡會有什麼「天上宮闕」、「瓊樓玉宇」可歸去？且歸隱的生活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⁹²這種生活是單純的、寧靜的、恬適的，又有什麼「高寒」可以讓東坡畏懼呢？功成而退，是東坡的心願，所以在其作品裡對歸隱的情景充滿了期待與喜悅，如〈中隱堂詩〉云：

鑿石清泉激，開門野鶴飛。退居吾久念，長恐此心違。（其二·卷4）

〈題寶雞縣斯飛閣〉云：

野闊牛羊同雁鶩，天長草樹接雲霄。昏昏水氣浮山麓，泛泛春風弄麥苗。
誰使愛官輕去國，此身無計老漁樵。（卷4）

〈出都來陳，所乘船上有題小詩八首，不知何人有感於余心者，聊為和之〉：

⁹¹ 參見張福慶撰，《蘇軾詩詞名篇賞析》，頁182～189。

⁹² 〈擊壤歌〉，見遼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台北：學海出版社，1984年5月，初版），冊上，頁1。

煙火動村落，晨光尚熹微。田園處處好，淵明胡不歸。（其三·卷6）

〈新城道中二首〉：

野桃含笑竹籬短，溪柳自搖沙水清。西崦人家應最樂，煮芹燒筍餉春耕。

（其一·卷9）

〈虎丘寺〉云：

東軒有佳致，雲水麗千頃。熙熙覽生物，春意破淒冷。我來屬無事，暖日相與永。喜鵲翻初旦，愁鶯蹲落景。坐見漁樵還，新月溪上影。悟彼良自怡，歸田行可請。（卷11）

〈和子由四首·首夏官舍即事〉云：

安石榴花開最遲，絳裙深樹出幽菲。吾廬想見無限好，客子倦遊胡不歸。

（卷13）

〈別子由三首兼別遲〉云：

先君昔愛洛城居，我今亦過嵩山麓。水南卜築吾豈敢，試向伊川買修竹。

又聞緱山好泉眼，傍市穿林瀉冰玉。遙想茅軒照水開，兩翁相對清如鶴。

（其二·卷23）

〈歸宜興，留題竹西寺三首〉云：

十年歸夢寄西風，此去真為田舍翁。剩覓蜀岡新井水，要攜鄉味過江東。

(其一·卷25)

〈和陶怨詩示龐鄧〉云：

嗟我與先生，所賦良奇偏。人間少宜適，惟有歸耘田。(卷41)

於詞則〈水調歌頭〉云：

歲云暮，須早計，要褐裘。故鄉歸去千里，佳處輒遲留。我醉歌時君和，
醉倒須君扶我，惟酒可忘憂。一任劉玄德，相對臥高樓。(卷1)

〈江城子〉云：

夢中了了醉中醒。只淵明。是前生。走遍人間，依舊卻躬耕。昨夜東坡
春雨足，烏鵲喜，報新晴。雪堂西畔暗泉鳴。北山傾。小溪橫。南
望亭丘，孤秀聳曾城。都是斜川當日境，吾老矣，寄餘齡。(卷2)

〈如夢令〉又云：

為向東坡傳語。人在玉堂深處。別後有誰來，雪壓小橋無路。歸去。歸
去。江上一犁春雨。(卷2)

手植堂前桃李。無限綠陰青子。簾外百舌兒，驚起五更春夢。居士。居
士。莫忘小橋流水。(卷2)

從這些詩詞裡，我們不難發現歸耕隱居對東坡來說，只有憧憬期待，歡樂喜悅，
輕鬆自在，宛如一幅美麗的畫圖，從頭到尾，從少年到老年，絕對沒有害怕、

畏懼之感，決無一絲一毫「高處不勝寒」的情境；而在歸耕隱居之處也只有竹籬茅舍、矮牆淺屋，故稱：「竹屋從低深，山窗自明疏。」（〈和陶和劉柴桑〉·卷 42）除此之外，絕對沒有什麼「天上宮闕」、「瓊樓玉宇」。宋振華《現代漢語修辭學》云：「象徵是借助事務間的聯系，用特定的具體事物或通過描繪，渲染具體事物的形象，表現精神品質或事理的修辭方式。」⁹³因而，詩人在施行象徵手法時，喻體與喻依的情境須彼此切合，在本體與象徵意義之間當有所聯系，才能建立合理的類比關係，才能喚起讀者正確的聯想，進而達到象徵的目的。可是，在我們檢視東坡所有歸耕田園的作品之後，卻發現其情境與〈水調歌頭〉完全相反，在兩者之間完全無法找到聯系，彼此之間完全沒有任何關聯存在。可見，把東坡欲飛還斂的奔月之思解釋作要去歸隱的說法是一種錯誤的解讀，是一種錯誤的聯想，決非東坡的本意。

（二）東坡對仕宦常有高危之思

與此相反的，東坡在仕宦時常有高危之思，常有憂懼之感，常出現「高處不勝寒」的情境。在古代封建社會，君王有生殺予奪之權，臣僚動輒得咎，伴君如伴虎，朝為殿上臣，暮為階下囚的情景，一點也不稀奇；加上臣僚間冷酷無情的政治鬥爭，爾虞我詐，鉤心鬥角，紛爭冗忙，讓人厭煩，讓人提心弔膽，故稱官場險惡，「高處不勝寒」。東坡一生，自熙寧還朝之後，都陷在黨爭的漩渦裡無法自拔，深受其害，所以對宦途的險惡常有所感歎，有所畏懼，除了前述東坡被新黨迫害的驚懼與不安的例子之外，其他如〈景純見和，復次韻贈之，二首〉云：

人間膏火正爭光，每到藏春得暫涼。多事始知田舍好，凶年偏覺野蔬香。
（其二·卷 11）

⁹³ 引見沈謙師撰，《修辭法析論》（台北：宏翰文化事業公司，1992年3月，未著版次），頁89。

〈宿州次韻劉涇〉云：

晚覺文章真小技，早知富貴有危機。為君垂涕君知否，千古華亭鶴自飛。

（卷 15）

〈吳江岸〉云：

曉色兼秋色，蟬聲雜鳥聲。壯懷銷鑠盡，回首尚心驚。（卷 19）

〈次韻周邠〉云：

南遷欲舉力田科，三徑粗成樂事多。豈意殘年踏朝市，有如疲馬畏陵坡。

（卷 26）

〈感舊詩〉云：

憐子遇明主，憂患已再嘗。報國何時畢，我心久已降。（卷 33）

〈過高郵寄孫君孚〉云：

我行忽失路，歸夢山千重。……宦游豈不好，毋令到千鍾。（卷 37）

〈次韻高要令劉湜峽山寺見寄〉云：

應憐五管客，曾作八州督。骨銷讒口鑠，膽破獄吏酷。（卷 40）

〈和陶怨詩示龐鄧〉云：

我昔墜軒冕，毫釐真市廛。困來臥重裯，憂愧自不眠。（卷 41）

〈借前韻賀子由生第四孫斗老〉云：

無官一身輕，有子萬事足。……簞瓢有內樂，軒冕無流矚。人言适似我，窮達已可卜。早謀二頃田，莫待八州督。（卷 42）

凡此都是東坡憂懼仕宦之語，由於東坡把在朝仕宦說得如此戒慎恐懼，曾引起清·紀昀的不滿，曾批評〈次韻曾子開從駕二首〉說：「如此說來，又不合廊廟之禮。」⁹⁴ 不管如何，這確是東坡在朝仕宦的真實心聲。而這種高危之思只有在東坡仕宦時才會出現，在東坡的田園詩詞裡是絕對不存在的！兩相對照，可見東坡〈水調歌頭〉乘風奔月、欲飛還斂的高危之思決非歸隱的象徵，而是對宦途險惡的疑慮與不安。時至今日，「高處不勝寒」已成為現代人高危之思的同義詞，大家常掛在嘴邊，常將它用在日常生活事物裡。

九、東坡的自我寬慰

宋朝的國策是重內輕外，強幹弱枝，強本弱末，強禁軍以弱諸道之兵，於是中央權重，地方權輕，一切政策措施都由朝廷發號施令，再交由地方實行。⁹⁵ 因而，知州郡守雖號稱是地方州郡長官，但上有監司督察，下有通判制衡，其權責非常有限，臣僚如想有所作為，一定要在中央朝廷任職，這種情形可從東坡〈與鮮于子駿〉看得出來：「公文學德度，宜在朝廷，久此外遠何也？」（卷 53）鮮于侁才能、德行俱佳，卻無法在中央朝廷職，而長期流落在外，

⁹⁴ 見清·紀昀評點，《蘇文忠公詩集》，頁 552。

⁹⁵ 參蔣富璠〈宋代一個國策的檢討〉，見宋史座談會編，《宋史研究集》第 1 輯（台北：國立編譯館，1980 年 12 月，再版），頁 407~450。

所以東坡為他報不平！〈送呂希道知和州〉亦載：

君家聯翩三將相，富貴未已今方將。鳳雛驥子生有種，毛骨往往傳諸郎。
 觀君崛鬱負奇表，便合劍珮趨明光。胡為小郡屢奔走，征馬未解風帆張。
 （卷6）

而此際東坡的情境也是一樣，長期在外為官，用世之心無法滿足，天涯流落思無窮，所以常有魏闕之思，如〈次韻答孫侔〉自稱：「十年身不到朝廷，欲伴騷人賦落英。」（卷19）此際，東坡在密州，雖想「乘風歸去」，再度回朝任職，可是，他筆鋒如刀，正直敢言，又深受宋神宗賞識，所以新黨對他非常顧忌，絕對不歡迎他「歸來」。而東坡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繩，往事歷歷在目，中央朝廷明爭暗鬥、姦偽相吞的險惡氣氛實在讓東坡寒心，所以他以理化情，極力克制乘風飛奔天上宮闕、瓊樓玉宇之思，而退一步自我寬慰說：「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李白〈月下獨酌〉云：「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亂。」⁹⁶東坡之「起舞弄清影」雖自此化出，但前後連用「我欲」、「又恐」、「何似」等幾個轉折句式，正可看出東坡心境的矛盾、起伏與抉擇！王兆鵬《宋南渡詞人群體研究》云：

著名的〈水調歌頭〉中秋詞用「我欲」、「又恐」、「何似」等幾個轉折句式，所傳達的矛盾心情是顯而易見的。⁹⁷

東坡想要乘風奔月飛天，但天上宮闕、瓊樓玉宇表面雖富麗堂皇，讓人眩目，讓人心動，但周遭酷寒的氛圍卻令人戰慄害怕，不能安居，無法安身立命，反

⁹⁶ 見《李白全集編年注釋》，冊上，頁646。

⁹⁷ 見王兆鵬撰，《宋南渡詞人群體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3月，初版），頁180。袁行霈亦云：「一個『我欲』、一個『何似』，這中間的轉折開闔，顯示了蘇軾感情的波瀾起伏。在出世與入世的矛盾中，他終於讓入世的思想戰勝了。」見《歷代名篇鑒賞》（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3年7月，初版1刷），冊中，頁1468。

而不如在人間世對月起舞弄影、自得其樂來得平安穩當。同樣地，東坡若能歸朝任職，雖較能有所作為，但身在虎狼之穴，踟躕炭上，卻也容易成為眾矢之的，很容易被奸小所陷害，昔日慘痛的經驗又將重演，反而不如眼前在外守郡來得好！東坡〈與張君子〉曾云：「為郡粗可及民」（卷 55），在密州作〈懷西湖寄晁美叔同年〉亦云：

嗟我本狂直，早為世所捐。獨專山水樂，付與寧非天。（卷 13）

東坡在外守郡既可登高臨流，遊山玩水，就近濟助百姓，手摩瘡痍，「因法以便民，民賴以少安。」⁹⁸又可明哲保身，遠離禍害，真是兩全其美！這是東坡的自我寬慰，亦是前述〈書蘇子美金魚詩〉所云：「苟非難進易退而不妄食，安能如此壽也」之意！此外，東坡〈密州謝上表〉曾謂：

分於聖世，處以散材。一自離去闕庭，屢更歲籥。塵埃筆硯，漸忘舊學之淵源；奔走簿書，粗識小人之情偽。欲自試於民社，庶有助於涓埃。（卷 23）

其後，〈揚州上呂相公論稅務書〉又稱：

伏蒙手書，見謂勇於為義，不當在外。獎飾過分，悚息之至。軾竊謂士在用不用，不在內外也。自揣所宜，在外，不惟身安耳靜，至於束吏養民，亦粗似所便。（卷 48）

這些都是東坡自我寬慰之詞，雖然這不是東坡的第一選擇，是不得已的作法，但遠離朝廷，避免禍害，確是東坡保護自己的最後手段。

⁹⁸ 見《樂城集·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冊下，頁 1412。

十、東坡在密州對蘇轍的懷念、憂思與祝禱

《宋史·蘇轍傳》評說：「轍與兄進退出處，無不相同，患難之中，友愛彌篤，無少怨尤，近古罕見。」⁹⁹東坡與蘇轍，在名份上，是血緣最親的兄弟；在少年讀書與生活上，是情同水乳、形影不離的同學與玩伴；在科舉考試上，是同登進士、同入制科的同年；在宦途上，是政治理念相同、休戚與共的同志；在文學創作上，是酬唱往來，相互推重、互攜互勉的同道；在情感上，更是相知相惜的知己！在中國歷史裡的文學兄弟，東坡與蘇轍是關係最密切、感情最親愛、成就最輝煌、命運最坎坷的一對，是中國文學史上最讓人敬佩、最讓人注意的一對兄弟，後世又一齊將他們列入唐宋古文八大家之林，其事功、文藝已百代不磨，而兩兄弟的情誼則是值得我們深入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日·古城貞吉《中國五千年文學史》載：

坡詩之尤不能不稱者，則係兄弟唱和之作，篇篇無不出於天倫之情。平日友愛之厚，霽然溢於毫楮之間。意兄弟同淪落異鄉，形影相隨，窮通憂患，未曾不相賴。夜雨蕭瑟，離群索居，猶且不能無寂寞之感，何況世波漂蕩，行路艱難，遂使其兄弟不得懽笑於一堂之上，而於聚散離合之間，空嘆朱顏之不可恃者。其一離一合，則一聲一淚之所同下，故知幾多贈答之作，洵不外心血之所凝成者也。然則其詩之所以為可尚者，豈非在於至性至情之流露乎？古人不起，吾不禁空對遺篇，而穆然遐思矣。¹⁰⁰

除了東坡詩之外，東坡詞亦是吾人研究二蘇情誼的重要材料，〈水調歌頭〉更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闕詞作。東坡〈水調歌頭〉題序既云：「兼懷子由」，可見月

⁹⁹ 見《宋史》，冊13，頁10837。

¹⁰⁰ 見日·古城貞吉撰，王燦譯，《中國五千年文學史》（台北：廣文書局，1976年3月，初版），頁603。

下懷人、望月思弟亦是東坡詞旨之一！因而，換頭雖仍從月亮入手寫起，主旨卻已轉為對蘇轍的懷念、憂思與祝福：「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乍看之下，在〈水調歌頭〉上、下片之間似乎沒有關聯，其實不然，兩者的思緒、意念是相關聯的。

（一）蘇轍被王安石排擠出京

前述宋仁宗嘉祐六年，蘇轍中制科，除商州軍事推官，知制誥王安石不肯為他撰告辭。其後，雖改命沈邁作告辭，但蘇轍已決定不去赴任，留京奉養老父，東坡作〈病中聞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慰云：「《答策》不堪宜落此，上書求免亦何哉。」（其二）「策曾忤世人嫌汝，《易》可忘憂家有師。」（其三·卷4）此次應制，一波三折，對蘇轍打擊極大，清·王文誥評說：「是時，子由為宰執兩制礮錯之甚。自其年少釋褐，又舉直言，一鼓足氣，至是消磨盡矣。公既憐之痛之，又欲解之勉之。讀此三詩，真乃可歌可泣，非深知其故不可得其情也。」¹⁰¹這是王安石與蘇轍的第一次衝突。

宋神宗熙寧二年二月，蘇轍守父喪期滿，還朝註官。三月，蘇轍以前大名府推官越次言事，作〈上皇帝書〉，¹⁰²頗獲神宗嘉許，被任命為制置三司條例司檢詳文字，而蘇轍與王安石的第二次衝突也隨之開始。關於此事之後續發展，宋·孫汝聽《蘇穎濱年表》有最精要的記載：

三月，轍上書論事。丙子，上批付中書曰：「詳觀疏意，知轍潛心當今之務，頗得其要。鬱於下僚，使無所伸，誠亦可惜。」即日召對延和殿。癸未，以轍為制置三司條例司檢詳文字。安石急於財利而不知本，呂惠卿為之謀主。轍議事率不合，因以書抵安石，指陳其事之不可行者。安石大怒，欲加以罪，陽叔止之。八月庚戌，轍上言：「每於本司商量公

¹⁰¹ 見《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冊3，頁1685。

¹⁰² 參見《樂城集》，冊上，頁461~475。

事，動皆不合。臣已有狀申本司，具述所議不同事，乞除一合入差遣。」上問所以處轍，曾公亮奏，欲與堂除差遣，上從之，以轍為河南府留守推官。乃定制策登科者，不復試館職，皆送審官與合入差遣，自此始。

103

蘇轍〈自齊州回論時事書·畫一狀附〉亦曾追憶說：

臣自少讀書，好言治亂。方陛下求治之初，上書言事，陛下不廢狂狷，召對便殿，親聞德音。九品賤官，自此始得登對論事。當此之時，陛下好問之聲震動海內，愚賤之人，篤信寡慮，以為天下之事，可得徐陳遍舉，指顧而定矣。既而誤蒙恩澤，受職條例，抗論得失，與有司不合，得請外補，至今七年。¹⁰⁴

制置條例司是負責推動變法的機構，蘇轍在裏面參與草擬新法，工作繁瑣勞累，「常晨出暮歸」，¹⁰⁵可是人微言輕，吃力不討好，得罪了王安石，險遭罪

¹⁰³ 見《欒城集·附錄》，冊下，頁 1775~1776。此《蘇穎濱年表》所據乃繆荃孫刊刻之《藕香零拾》本，而《永樂大典》本之孫汝聽《蘇穎濱年表》，「陽叔」作「升之」，見王水照編，《宋人所撰三蘇年譜彙刊·蘇穎濱年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11月，1版1刷），頁 271。近人邱德修〈新脩蘇子由年表〉，曾詳細比較二本之異文，頗便閱讀，見《國立編譯館館刊》，第 21 卷第 1 期，頁 143~177；第 21 卷第 2 期，頁 259~295。《藕香零拾》本之「陽叔」與《永樂大典》本之「升之」，所指乃同一人，即陳升之，《宋史·陳升之傳》載：「陳升之，字暘叔，建州建陽人。……初名旭，避神宗嫌名，改焉。」冊 13，頁 10236~10238。昌彼得、程元敏、王德毅、侯俊德合編之《宋人傳記資料索引》載其小傳，亦云：「初名旭，字升之，避國諱，以字行，改字暘叔，建陽人。景祐進士，累官侍御史，知雜事，凡任言責五年，所上數十百事。熙寧二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秀國公。升之深狡多智數，初附王安石。既為相，時為小異，陽若不與之同者，時人謂之釜相。」（台北：鼎文書局，1987年3月，增訂再版），冊 3，頁 2553。據此，則《藕香零拾》本之「陽叔」當作「暘叔」。

¹⁰⁴ 見《欒城集》，冊上，頁 770~771。

¹⁰⁵ 《蘇軾文集·與子明》載：「軾二月中，授官告院，頗甚優閑，便於懶拙。卻是子由在制置司，頗似重難。主上求治至切，患財利之法弊壞，故創此司。諸事措置，雖在王安石、

責。王安石因憤怒東坡與蘇轍不肯黨附自己，規定以後制策登科者不得再授予館職。宋·司馬光《日錄》載：

介甫初為政，每贊上以獨斷，上專信任之。蘇軾為開封推官，策問進士，以『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苻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何也？』介甫見之不悅。軾弟轍辭條例司，言青苗不便，介甫尤怒，乃定制策登科者，不得與館職，皆送審官，與合入差遣，以軾、轍兄弟故也。」¹⁰⁶

當時，宋神宗想要讓東坡接替蘇轍的職務，可是王安石不同意，並在神宗面前毀謗兩兄弟，《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載：

上閱轍狀，問：「轍與軾如何？觀其學問頗相類。」王安石曰：「臣已嘗論奏，軾兄弟大抵以飛箝掉闔為事。」上曰：「如此，則宜合時事，何以反為異論？」¹⁰⁷

神宗對王安石的駁斥與質疑，確實一針見血，精彩極了。蘇轍倘若真是一個察顏觀色的投機份子，當年參加策試時何必剝切直言，犯顏直諫，橫生波折？今日又何必剛直不阿，與聖眷正隆的上司王安石唱反調呢？蘇轍既求去，當時的正直之士都對王安石的專橫感到不滿，不肯接替其位，東坡〈剛說〉載：

始吾弟子由為條例司屬官，以議不合引去。王荊公謂君（孫立節）曰：「吾條例司當得開敏如子者。」君笑曰：「公言過矣，當求勝我者。若

陳升之二公，然檢詳官不可不協力講求也。常晨出暮歸，頗羨弊局之清簡。」（《蘇軾佚文集編》·卷4）

¹⁰⁶ 見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頁182。

¹⁰⁷ 見《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冊5，頁2041。

我輩人，則亦不肯為條例司矣。」公不答，徑起入戶，君亦趨出。（卷10）

而蘇轍為了對王安石表示不滿與抗議，決定拒絕朝廷所派河南府留守推官新職，改應張方平之辟，到陳州任州學教授。推官掌理刑獄，事繁權重，州學教授掌管教學課試，事簡權輕，河南府留守推官之職無論在各方面都優於陳州教授，可是蘇轍卻寧願捨高就小，捨厚就微，宋·文同《丹淵集·子瞻戲子由依韻奉和》云：

子由在陳窮於丘，正若淺港橫巨舟。每朝升堂講書罷，緊合兩眼深埋頭。
才名至高位至下，此事自屬他人羞。¹⁰⁸

宋仁宗眼中的太平宰相，從此竟淹滯於九品小官達二十九年。

宋神宗熙寧三年二月，蘇轍離京到陳州就職後，意態極蕭索，〈初到陳州二首〉云：

謀拙身無向，歸田久未成。來陳為懶計，傳道愧虛名。俎豆終難合，詩書強欲明。斯文吾已試，深恐誤諸生。久愛閑居樂，茲行恐遂不。上官容碌碌，飽食更悠悠。枕畔書成癖，湖邊柳散愁。疏慵愧韓子，文字化潮州。¹⁰⁹

東坡對這位仕途蹇剝的弟弟既心疼，又想念，而他自己與蘇轍的政治見解向來是一樣的，故此時亦同遭王安石打壓，不能施展抱負，有所作為，對現實的政治環境更加不滿，作〈次韻子由初到陳州二首〉：

¹⁰⁸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096（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9月，初版），頁803。

¹⁰⁹見《樂城集》，冊上，頁63。

道喪雖云久，吾猶及老成。如今各衰晚，那更治刑名。懶惰更樗散，疏狂託聖明。阿奴須碌碌，門戶要全生。（其一）

舊隱三年別，杉松好在不。我今尚眷眷，此意恐悠悠。閉戶時尋夢，無人可說愁。還來送別處，雙淚寄南州。（其二·卷6）

最後，東坡終也步蘇轍之後塵，不見容於朝廷，遂自請出都，轉任杭州通判。宋神宗熙寧四年六月十七日，東坡作〈與子明〉云：「近乞外補，蒙恩除杭倅□闕，旦夕且般挈往宛丘，相聚四五十日，俟涼而行。」（〈蘇軾佚文彙編〉·卷4）〈與寶月大師〉亦云：「請補外，蒙恩除杭倅，旦夕出京，且往陳州相聚，至九月初方行。」（卷61）到了七月，東坡離開汴京到杭州赴任，中途先到陳州探視蘇轍，傾訴別後情懷。在蘇轍的嚮導下，東坡的足跡踏遍了陳州的名勝古蹟，後來東坡在〈記鐵墓厄臺〉中回憶說：「舊遊陳州，留七十餘日，近城可遊觀者無不至。」（卷66）在杭州作〈和子由柳湖久涸，忽有水，開元寺山茶舊無花，今歲盛開二首〉亦追憶說：「太昊祠東鐵墓西，一樽曾與子同攜。回瞻郡閣遙飛檻，北望樞竿半隱堤。」（其一）「長明燈下石欄干，長共松杉守歲寒。葉厚有稜犀甲健，花深少態鶴頭丹。」（其二·卷7）到了九月，蘇轍又陪東坡到潁州探望歐陽脩，一直盤桓到九月底，兩人始依依別去，蘇轍〈癸丑二月重到汝陰寄子瞻二首〉回憶說：「憶赴錢塘九月秋，同來潁尾一扁州。」¹¹⁰而東坡則作〈潁州初別子由二首〉云：

征帆掛西風，別淚滴清潁。留連知無益，惜此須臾景。我生三度別，此別尤酸冷。念子似先君，木訥剛且靜。寡辭真吉人，介石乃機警。至今天下士，去莫如子猛。嗟我久病狂，意行無坎井。有如醉且墜，幸未傷則醒。從今得閑暇，默坐消日永。作詩解子憂，持用日三省。（其一）

¹¹⁰見《樂城集》，冊上，頁102。

近別不改容，遠別涕霑胸。咫尺不相見，實與千里同。人生無離別，誰知思愛重。始我來宛丘，牽衣舞兒童。便知有此恨，留我過秋風。秋風亦已過，別恨終無窮。問我何年歸，我言歲在東。離合既循環，憂喜迭相攻。語此長太息，我生如飛蓬。多憂髮早白，不見六一翁。(其二·卷6)

題為「初別」，實是東坡與蘇轍的第四次離別。¹¹¹不過，此次之別離，因兩兄弟仕途失意，同遭王安石打壓排擠，故特別覺得辛酸感慨！語真情悲，惻然動人。

東坡於熙寧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到達杭州，西湖的湖光山色固然美麗，但政治上依然不得意，他表面上雖忍氣吞聲，胸中卻常有「不平氣」與「不和心」（〈聽僧昭素琴〉·卷12），〈與子明〉云：

錢塘雖號樂都，比來事事減削寒儉，食口漸眾，而百物貴，平居僅可裹足，自顧方拙，日忤監司，若蒙體量沙汰，好一段狼當也。然得過且過，亦未暇計慮。（〈蘇軾佚文彙編〉·卷4）

東坡在杭州，對新法雖日益不滿，但思弟之情卻與日俱增，〈與范夢得〉云：「親友疏闊，旅懷牢落」（卷56）於是東坡常寫詩給蘇轍傾訴心中的思念與對新黨新法的不滿，其中的代表作是〈戲子由〉：

¹¹¹清·王文誥云：「嘉祐六年，公赴鳳翔，與子由別於鄭州。治平二年，子由赴大名推官，公別於京師。熙寧三年，子由赴陳州學官，公又別於京師。前和〈初到陳州〉詩，有『還來送別處，雙淚寄南州』句，可證。查註失考京師再別，而以本題潁州之別，湊足三度之數，凌躐下句題面，已刪。」見《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冊3，頁1802。近人易蘇民撰〈子瞻子由兄弟離別次第考〉，亦缺漏熙寧三年二月東坡與蘇轍在汴京之別離，當補正，見《實踐家政學報》，第1期，頁133~160。

宛丘先生長如丘，宛丘學舍小如舟。常時低頭誦經史，忽然欠伸屋打頭。斜風吹帷雨注面，先生不愧旁人羞。任從飽死笑方朔，肯為兩立求秦優。眼前勃蹊何足道，處置六鑿須天游。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勸農冠蓋鬧如雲，送老蠶鹽甘似蜜。門前萬事不挂眼，頭雖長低氣不屈。餘杭別駕無功勞，畫堂五丈容旂旄。重樓跨空雨聲遠，屋多人少風騷騷。平生所慚今不恥，坐對疲氓更鞭箠。道逢陽虎呼與言，心知其非口諾唯。居高志下真何益，氣節消縮今無幾。文章小技安足程，先生別駕舊齊名。如今衰老俱無用，付與時人分輕重。（卷7）

關於此詩，《東坡烏臺詩案·與王誥往來詩賦》載：

〈戲子由〉云：「任從飽死笑方朔，肯為兩立求秦優。」意取〈東方朔傳〉「侏儒飽欲死」，及〈滑稽傳〉優旃謂陞楯郎「汝雖長何益，乃兩立；我雖短，幸休居。」言弟轍家貧官卑，而身材長大，所以比東方朔、陞楯郎，而以當今進用之人比侏儒、優旃也。又云：「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是時朝廷新興律學，軾意非之，以為法律不足以致君於堯舜，今時又專用法律而忘詩書，故言我讀萬卷書不讀法律，蓋聞法律之中無致堯舜之術也。又云：「勸農冠蓋鬧如雲，送老蠶鹽甘似蜜。」以譏諷朝廷新開提舉官，所至苛細生事，發摘官吏，惟學官無吏責也！弟轍為學官，故有是句。又云：「平生所慚今不恥，坐對疲氓更鞭箠。」是時多徒配犯鹽之人，例皆饑貧，言鞭箠此等貧民，軾平生所慚，今不恥矣！以譏諷朝廷鹽法太急也。又云：「道逢陽虎呼與言，心知其非口諾唯。」是時張靚、俞希旦作監司，意不喜其人，然不敢與爭議，故毀詆之為陽虎也。¹¹²

¹¹² 見《東坡烏臺詩案·與王誥往來詩賦》，頁6~7。文中，「送老蠶鹽甘似蜜」，「蜜」誤作「密」，當修正。

當時，蘇轍也曾打算在陳州學官任滿之後，求一東南幕官以便與兄長團聚，〈謝文公啟〉載：「伏念轍迂疏已甚，廢棄為宜。偶來宛丘，遂復三歲。留連寸祿，久已愧於古人；顧視當塗，義無求於今日。方將圖宦遊於南土，即暇豫於鵠原。」¹¹³東坡〈與大覺禪師〉亦云：「錢塘景物，樂之忘歸。舍弟今在陳州，得替，當授東南幕官，冬初恐到此，亦未甚的。」（卷 61）可惜，此計畫並未成功，兩兄弟遂無緣相聚。

（二）東坡為蘇轍請調密州

宋神宗熙寧六年二月，蘇轍任陳州學官三年成資，罷任。四月，樞密使文彥博與王安石議論不合，遭韓絳與王安石聯手排擠，¹¹⁴遂堅求補外，出判河陽。文彥博認為蘇轍博通經術，深知治體，能助宣邦教，遂於六月上〈舉蘇轍劄子〉，辟其為州學教授：

臣今復蒙聖慈從欲，均逸便藩，當求時才，助宣邦教。切見權留守推官蘇轍博通經術，深知治體，見任陳州州學教授。今已歲滿，欲望聖慈就差充河陽州學教授。如臣所舉不如狀，及犯正人已贓，甘當同罪。取進

¹¹³見《樂城集》，冊中，頁 1082。

¹¹⁴關於此事，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亡佚甚多，清·黃以周等雖利用宋·楊仲良《續資治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加以輯補，然限於體例，亦不甚了了。宋·徐自明《宋宰輔編年錄》引用《續資治通鑑長編》則甚詳細，恰可增補其闕佚：「三年二月，先是，文彥博屢乞罷樞密使，上諭以須期年聽去。韓絳與王安石協力排彥博，每議事，絳多面沮之。彥博內不平，遂引期年之詔，堅求補外。上遣中使召入，押赴樞密院者數矣。彥博輒歸臥，或閉門不出。後上又面諭之，彥博乃復視事如故。上嘗論及大使臣磨勘及常程差遣，欲付之三班。王安石與韓絳以為不如置審官西院付之。上即令置，然未嘗與樞密議也，及彥博等對，乃言其不便。彥博退，上語及西院事。安石曰：「五代用武，故政出樞密，宰相備位而已，非治法也。」五月，遂降詔置審官西院。議者謂絳及安石協謀欲沮彥博，且奪其權，因建此議。然先時大使臣差遣皆屬樞密院，無先後名次，時人亦頗患其不平也。是月，彥博罷樞密使判河陽，從所乞也。仍詔大赦繫銜曹佾上，出入如二府儀。又詔彥博嘗受先朝顧命，今罷樞府，宜依曾公亮罷相例，與子孫推恩。」見《宋宰輔編年錄校補》，冊 2，頁 433。

止。兼河陽累有前例奏差學官。近向經奏留教授陳安民再任，自後奏充國學直講，本州見今闕官。¹¹⁵

當時，蘇轍本欲赴任，曾作〈謝文公啟〉：

比者伏遇某官，厭倦樞政，偃息藩州。忘陋質之無堪，恃舊知而增氣。尺書自達，方懷冒進之憂；奏牘上聞，遽辱見收之請。庠齋閑暇，既深便於冗材；德宇崇深，固足安於一介。仰慚伯樂之顧，自知駑馬之姿。雖取信之無疑，猶恐難於必售。其為感激，難既敷陳。¹¹⁶

其後，蘇轍考慮自己的身體健康不佳，¹¹⁷可能不適合北方的氣候水土，並未赴職。到了九月，李師中自登州移知齊州，辟子由為掌書記，蘇軾〈舜泉詩·并敘〉云：

始余在京師，遊宦貧困，思歸而不能。聞濟南多甘泉，流水被道，蒲魚之利，與東南比，東方之人多稱之。會其郡從事闕，求而得之。¹¹⁸

蘇軾在濟南，職責政役非常繁重，但齊州知州李師中、李肅之、李常對其極禮遇，彼此相處甚歡。宋神宗熙寧七年五月，李師中離職後不久，甚且上書神宗，「伏望陛下詔求方正有道之士，召詣公車對策，如司馬光、蘇軾、蘇轍輩復置

¹¹⁵ 文彥博〈舉蘇轍劄子〉，見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冊 15（成都：巴蜀書社，1991年3月，1版1刷），頁719。

¹¹⁶ 見《樂城集·謝文公啟》，冊中，頁1082。據此，可知蘇轍原有赴任之意，甚且，這河東教授之職，原是蘇轍主動向文博爭取的，故稱：「尺書自達，方懷冒進之憂；奏牘上聞，遽辱見收之請。」其後，〈賀文太師致仕啟〉亦云：「某早以空疏，誤辱知獎。嘗欲借潤於河海，庶幾自效於錙銖。」冊中，頁1086。

¹¹⁷ 蘇軾《樂城集·丁亥生日》云：「少年即病肺，喘作鋸木聲。中年復病脾，暴下泉流傾。困苦始知道，處世百欲輕。」冊下，頁1454。

¹¹⁸ 見《樂城集》，冊上，頁429。

左右，以輔聖德。」¹¹⁹因此得罪，被罷斥貶竄利州。

齊州治所在濟南，與陳州宛丘相較，離杭州更遠，東坡思弟之情益加殷切，對新法也更加不滿，〈捕蝗至浮雲嶺，山行疲茶，有懷子由弟二首〉云：

西來煙障塞空虛，灑遍秋田雨不如。新法清平那有此，老身窮苦自招渠。
無人可訴烏銜肉，憶弟難憑犬附書。自笑迂疏皆此類，區區猶欲理蝗餘。
(其一)

霜風漸欲作重陽，熠熠溪邊野菊黃。久廢山行疲犖确，尚能村醉舞淋浪。
獨眠林下夢魂好，回首人間憂患長。殺馬毀車從此逝，子來何處問行藏。
(其二·卷12)

〈與李公擇〉亦云：

某雖未得即替，然更得於西湖過一秋，亦自是好事。景色如此，去將安往，但有著衣喫飯處，得住且住也。但恨舍弟相遠，然亦頻得信，亦甚好，恐要知。(卷51)

東坡與蘇轍自熙寧四年九月別於潁州之後，已三年不曾見面，東坡在杭州常以「舍弟相遠」(〈與李公擇〉·卷51)為恨，為求能和蘇轍有較多見面的機會，東坡在杭州通判任滿之後，自請移調密州，〈與楊濟甫〉云：

官滿本欲還鄉，又為舍弟在京東，不忍連年與之遠別，已乞得密州。風土事體皆佳，又得與齊州相近，可以時得沿牒相見，私願甚便之。(卷59)

¹¹⁹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冊2，頁2381。

〈密州謝上表〉亦云：

攜孥上國，預憂桂玉之不充；請郡東方，實欲昆弟之相近。（卷 23）

蘇轍〈超然臺賦·并敘〉亦稱：

子瞻既通守餘杭，三年不得代，以轍之在濟南也，求為東州守。其地介於淮海之間，風俗朴陋，四方賓客不至。¹²⁰

密州地處膠西，「帶山負海」（〈密州到任謝執政啟〉·卷 46），僻野簡陋，東坡在未請調密州之前對此早有耳聞，〈次韻孫巨源寄漣水李、盛二著作，并以見寄五絕〉云：

膠西未到吾能說，桑柘禾麻不見春。不羨京塵騎馬客，羨他淮月弄舟人。
（其五·卷 12）

密州的環境雖然不好，可是為了蘇轍的緣故，東坡卻毅然請調，移蒞膠西，從此捨舟入東武，沃野便到桑麻川，「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牆之美，而庇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超然臺記〉·卷 11）從此捨棄了「金盞玉膾飯炊雪，海螯江柱初脫泉。臨風飽食甘寢罷，一甌花乳浮輕圓」的豪華生活，改過「剪毛胡羊大如馬，誰記鹿角腥盤筵。廚中蒸粟堆飯甕，大杓更取酸生涎。柘羅銅碾棄不用，脂麻白土須盆研」（〈和蔣夔寄茶〉·卷 13）的簡陋日子；從此捨棄了「鐙火錢塘三五夜。明月如霜，照見人如畫。帳底吹笙香吐麝。更無一點塵隨馬」的熱鬧生活，改過「寂寞山城人老也。擊鼓吹簫，卻入農桑社。火冷鐙稀霜露下。昏昏雪意雲垂野」（〈蝶戀花·密州上元〉·卷 1）的寂寞日子！東坡〈與通長老〉云：

¹²⁰見《樂城集》，冊上，頁 413。

城中無山水，寺宇朴陋，僧皆羸野，復求蘇、杭湖山之游，無復彷彿矣。
(卷 61)

密州的生活環境雖然不好，但東坡卻無怨無悔，且為了確保能順利達成請調密州的心願，東坡似乎還請人關說幫忙，如〈與周開祖〉云：「某忝命皆出獎借」（卷 56），〈與李公擇〉亦云：「某忝命皆出推借，知幸！知幸！」（卷 51）東坡對蘇轍的情義由此可見。

（三）東坡對蘇轍要進京上書論事的憂思與祝禱

當初，東坡之所以請調密州，本是希望能就近與蘇轍往來。可是，等到東坡至密州就職後，兩人卻沒有見面的機會，當初的計畫完全落空。其間，東坡雖曾邀約蘇轍來遊玩團聚，蘇轍〈寄題密州新作快哉亭二首〉云：「景物為公爭自致，登臨約我共追陪。」¹²¹可是因蘇轍公務繁忙，「終年勤苦」，¹²²始終無法成行，僅能憑藉詩文往來，互通音信，蘇轍〈次韻子瞻病中贈提刑段繹〉歎說：

京東分東西，中畫齊魯半。兄來本相從，路絕人長嘆。前朝使者還，手把新詩玩。憐我久別離，卷帙為舒散。誰言窮漏邦，得此唱酬伴。相逢傾蓋間，晤語何旦旦。宦遊少娛樂，纏縛苦文案。能於王事餘，時作《楚詞》亂。¹²³

雖然兩兄弟無法相聚，然因兩地相近，仍給予東坡極大的精神安慰，〈與滕達

¹²¹ 見《樂城集》，冊上，頁 137。

¹²² 蘇轍齊州掌書記的職務非常繁重辛苦，〈次韻韓宗弼太祝送游太山〉云：「羨君官局最優游，笑我區區學問囚。今日登臨成獨往，終年勤苦粗相酬。」見《樂城集》，冊上，頁 116。

¹²³ 見《樂城集》，冊上，頁 114。

道）云：「兄弟久別，得少相近，私喜殊深。」（卷 51）

熙寧七年四月，久旱不雨，罷方田法。鄭俠上《流民圖》，王安石罷相求去。韓絳接替相職，呂惠卿任參知政事。不久，呂惠卿背叛王安石，曾布亦被謫出。十一月三日，東坡到密州任。熙寧八年二月，王安石復入相；八月，韓絳罷知許州；十月，呂惠卿罷知陳州，又罷其所創的手實法，至此新黨主力都被外放守郡。到了熙寧九年，新黨內鬥益激烈，彼此水火不容，呂惠卿又將王安石寫給他的書信呈奏宋神宗，王安石處境更加艱辛，屢屢上表求去。此時的蘇轍，被新黨排擠出京已近七年，潦倒落魄，失意窮愁，東坡作〈虎兒〉戲謔說：「舊聞老蚌生明珠，未省老兔生於菟。老兔自謂月中物，不騎快馬騎蟾蜍。蟾蜍爬沙不肯行，坐令青衫垂白鬚。」（卷 12）此刻，蘇轍見機不可失，決意進京言事，上書神宗，希望能雪上加霜，火上加油，一舉剷除新黨與新政。此時，東坡與蘇轍已分別五年，求一相聚而不可得，然蘇轍此次齊州任滿，卻放棄赴密州與兄長相聚的機會，置家眷於齊州，獨自回京上書，若非情勢緊急，大有可為，決不如此！〈自齊州回論時事書·畫一狀附〉載：

伏惟陛下天縱聖德，聰明睿智，不學而具。其於謀慮措置，曾何足云。然自頃歲以來，每有更張，民率不服。蓋青苗行而農無餘財，保甲行而農無餘力，免役行而公私並困，市易行而商賈皆病。上則官吏勞苦，患其難行；下則眾庶愁嘆，願其速改。凡此四者，豈陛下之聖明有所不知耶？臣以為非也。陛下之聖明無所不知。何以言之？二年以來，陛下屢發英斷，廢置大吏，數其罪愆，明示臣庶。凡天下之所共疾惡者，陛下無一不知。由此觀之，凡天下之所共厭苦者，陛下何所不察？今者皇天悔禍，啟道聖意，易置輔相，中外踴躍，思睹寬政。而歷日彌月，寂寞無聞。眾心皇皇，如久飢而不得食。臣雖愚陋，竊獨為陛下恨也。陛下自即位以來，求治之心常若不及，意將以堯舜之隆平，易漢唐之淺陋。不幸左右不明，陵遲以至於此，天下之人孰不知之？今也既知其不可用而去之，又循其舊術而不改，將遂代之任咎。此臣之所以為陛下恨

也。……右臣所陳畫一事件，皆是耳目所接，眾庶共知。朝廷清明，豈有不察？若誠有意改易，非復難行。但朝出一紙詔書，四弊夕去。非如前代積弊，或在列國，或在四夷，欲議改更，恐其動搖海內，故且維持含養，苟自便安。今事在朝廷，出命則已。眾所繫望，勢難久留。而私自顧戀，遲遲不決，以失天下之心，臣竊不取也。¹²⁴

蘇轍此書長達三千字，指斥乘輿，譏刺朝政，語氣非常嚴厲，絲毫不留情面，對宋神宗及新黨、新政提出全面性的抨擊。清·王文誥評說：

書有易「置輔相，中外踴躍」等語，先是熙寧七年甲寅四月，王安石罷相，引呂惠卿為參政，惠卿叛安石，曾布亦出。八年乙卯二月，安石復相，十月惠卿亦出。至九年丙辰十月，安石復罷，而子由適自齊州解還，因上此書。又書有「抗論不合，外補七年」等語，子由自熙寧三年庚戌出為陳州學官，數至九年丙辰，正七年也。其在齊成資得替，正在九、十月間，與安石復罷之時相合，是此書上於九年十月審矣。齊至密甚近，其不赴公而勿遽回京，且委家以去者，實由此故。蓋欲乘神宗厭棄安石之時。為一擊必中之舉，用意甚深。¹²⁵

蘇轍進京上書雖在東坡作〈水調歌頭〉之後，但密州與齊州相距不遠，兩兄弟既有書信往來，¹²⁶如此重大之事，蘇轍必然預作規計，先與「逡巡議論前無當」¹²⁷的東坡商議妥當。正因為東坡早已知道蘇轍要進京圖謀之事，所以他

¹²⁴ 見《樂城集》，冊中，頁770~776。

¹²⁵ 見《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冊2，頁714~715。

¹²⁶ 東坡在密州與蘇轍的往來尺牘雖已亡佚，但兩人詩文酬唱不斷，東坡在密州作〈與滕達道〉又云：「昨日得舍弟書」（卷五一），可見兩人確實是常有音訊往來的。

¹²⁷ 蘇轍在齊州作〈和子瞻喜虎兒生〉譽說：「不見伯父擅文章，逡巡議論前無當。」見《樂城集》，冊上，頁114。東坡善論政，議論精闢，前人早有所言，如宋·陸游〈跋東坡諫疏草〉：「天下自有公論，非愛憎異同能奪也。如東坡之論時事，豈獨天下服其忠，高其辯，使荆公見之，其有不撫几太息者乎。東坡自黃州歸，見荆公於半山，劇談累日不厭，至約

在中秋夜懷思子由時，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東坡密州太守之職即將任滿，倘若神宗接受蘇轍的進言，自己或許將被調回中央朝廷；憂的是，當初蘇轍之所以從制置三司條例司檢詳文字自請補外，遠離朝廷，本是為了避禍，《樂城集·次韻劉敏殿丞送春》亦云：「老大未須驚節物，醉狂兼得避危機。」¹²⁸然其此次「不勝愚忠憤懣之誠，干犯天威」，「昧死上書」，「志在憂國，言詞激切，干犯典刑。」一個弄不好，恐將「伏俟鈇鉞」，¹²⁹受到嚴厲的責罰。正因憂喜交集，思緒起伏，所以東坡在中秋夜裡，既為自己歸朝有望，開懷痛飲，可是在另一方面，他卻又暗暗替蘇轍的禍福安危擔憂，難以入眠！詞云：「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夜深月移，月輪西偏，轉過朱紅的樓閣，灑向雕飾綺麗的門窗，映照在屋內暗懷心事難以成眠的人身上。這位「無眠」之人，不是別人，正是東坡自己！此三句詞，極寫明月在不同時間的不同動態，非常有層次感：由「轉」而「低」，由「低」而「照」；由「朱閣」轉向「綺戶」，由「綺戶」轉向「無眠」之人，由月及人，由物及情，由高而低，由遠而近，由大而小，流轉自然，「愈轉愈深，自成妙諦。」¹³⁰而東坡內心深處的情感也就寄寓於其中。

東坡此際的憂思，在〈水調歌頭〉雖未明言，然我們從其他相關詞作仍可看出端倪！如在寫作〈水調歌頭〉之後不久，東坡又登臺西望，懷思子由，作〈畫堂春·寄子由〉云：

柳花飛處麥搖波。晚湖淨。鑑新磨。小舟飛棹去如梭。齊唱採菱歌。 平

卜鄰以老焉，公論之不可揜如此。而紹聖諸人，乃遂其伎心，投之嶺海必死之地，何哉？此疏藏馮氏三世八十年矣，真可寶哉！」見《陸放翁全集·渭南文集》（世界書局，1980年4月，3版），冊上，頁178。近人張嘯虎《中國政論文學史稿》亦云：「劉熙載謂：『坡文多微妙語，其論文曰快，曰達，曰了，正為非此不足以發微闡妙也。』此三字足概括其論政作品的主要特點。『遠想出宏域，高步超常倫』十字，則可形容其政論家的風度。」（武漢：武漢出版社，1992年10月，1版1刷），頁494。

¹²⁸見《樂城集》，冊上，頁116。

¹²⁹蘇轍〈自齊州回論時事書·畫一狀附〉，見《樂城集》，冊中，頁772、776。

¹³⁰見唐圭璋撰，《唐宋詞簡釋》（台北：宏業書局，1983年4月，未著版次），頁89。

野水雲溶漾，小樓風日晴和。濟南何在暮雲多。歸去奈愁何。(卷1)

關於此詞，清·朱祖謀《東坡樂府》釋說：「案〈穎濱遺老傳〉，張文定知淮陽，以學官見辟，從之三年。授齊州掌書記，復三年。考子由以癸丑九月，自陳至齊，迨丙辰九月，三年成資罷任，即以上書還京。詞必於是時寄之，故有『濟南』、『歸去』等語。前段則追述辛亥七、八月同遊陳州柳湖事。」¹³¹朱氏所言甚是！此時，蘇轍即將任滿，準備從濟南赴京上書言事，此去禍福難卜，東坡不免感到憂慮，故稱「濟南何在暮雲多。歸去奈愁何。」這是最直接、最具體的例證。另外，要特別注意的是，東坡〈畫堂春·寄子由〉「歸去奈愁何」之「歸去」，其用法與〈水調歌頭〉所云：「我欲乘風歸去，惟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完全相同，兩相對照，可證「我欲乘風歸去」，所託喻的是東坡企盼歸朝的心願，而「惟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則是東坡以高危自警，擔憂被構陷迫害的象徵。其後，蘇轍上書言事不成，憂鬱寡歡，與東坡同至徐州，臨別，作〈水調歌頭·徐州中秋〉云：

離別一何久，七度過中秋。去年東武今夕，明月不勝愁。豈意彭城山下，同泛清河古汴，船上載涼州。鼓吹助清賞，鴻雁起汀州。坐中客，翠羽帔，紫綺裘。素娥無賴，西去曾不為人留。今夜清樽對客，明夜孤帆水驛，依舊照離憂。但恐王粲，相對永登樓。¹³²

蘇轍此詞極哀傷，極淒涼，因「其語過悲」，¹³³東坡不得不加以寬慰。必須注

¹³¹ 見清·朱祖謀編注，《東坡樂府》（台北：廣文書局，1960年2月，初版），卷1，頁19。

¹³² 見《樂城集·拾遺》，冊下，頁1736。

¹³³ 東坡〈水調歌頭·余去歲在東武，作〈水調歌頭〉以寄子由。今年子由相從彭門百餘日，過中秋而去，作此曲以別。余以其語過悲，乃為和之。其意以不早退為戒，以退而相從之樂為慰云〉：「安石在東海，從事鬢驚秋。中年親友難別，絲竹緩離愁。一旦功成名遂，準擬東還海道，扶病入西州。雅志困軒冕，遺恨寄滄洲。歲云暮，須早計，要褐裘。故鄉歸去千里，佳處輒遲留。我醉歌時君和，醉倒須君扶我，惟酒可忘憂。一任劉玄德，相對臥高樓。」（卷1）

意的是，蘇轍此詞不僅刻意選用〈水調歌頭〉的詞牌，詞中所云：「去年東武今夕，明月不勝愁。」指的正是東坡熙寧九年中秋夜在密州為蘇轍禍福憂愁不眠的情境！由此看來，〈水調歌頭〉詞序雖云：「歡飲達旦」，但在歡樂的背後，東坡實有所隱憂，只因時機尚未成熟，所以東坡不能明言，以免洩露蘇轍進京上書之機密大事，讓新黨有所防備，甚至惹來禍害。倘若我們不曾深入分析當時政治情勢的變化，不曾深入體會東坡內心的情感，很容易就會被「歡飲達旦」的字眼所矇蔽，而忽略了東坡隱藏在歡樂背後的憂思。所以說，在〈水調歌頭〉上、下片之間表面好像沒有關聯，其實不然，彼此藕斷絲連，其思緒、意念是相聯貫的。

中秋節，原是團圓的日子，可是今夜月圓人不圓，東坡憂思之餘，不禁發出「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的悲歎！宋·韓琦〈中秋月二首〉曾說：「悲歡徒自感，圓缺本無情。」¹³⁴或許，這才是真正的物理，可是東坡卻將自己思弟之情投射明月上，哀切地問說：月亮不該會有人世間之離愁別恨的，可是為什麼總是在世人離別孤獨時才月圓呢？「長向」二字，顯示東坡這種月圓人缺的感歎並非偶然發生，而是已存在很久了，蘇轍〈逍遙堂會宿·并引〉曾載：「子瞻通守餘杭，移守膠西，而轍滯留於淮陽濟南，不見者七年。」此處蘇轍所云「不見者七年」，¹³⁵不可信，這只是誇張的言詞。因為熙寧四年七月，東坡離開汴京到杭州赴任時，中途曾到陳州探視蘇轍，留七十餘日。到了九月，蘇轍與東坡又一齊到潁州探望歐陽脩，一直盤桓到九月底，兩人始依依別去。所以正確來講，東坡自熙寧四年九月底與蘇轍別於潁州之後，至今是五年未曾見面！在這麼長的日子裡，東坡常對月懷思愛弟，如熙寧五年在杭州作〈八月十日夜看月有懷子由并崔度賢良〉云：

宛丘先生自不飽，更笑老崔窮百巧。一更相過三更歸，古柏陰中看參昴。
去年舉君首蓂盤，夜傾闔酒赤如丹。今年還看去年月，露冷遙知范叔寒。

¹³⁴見《全宋詩》，冊6，頁4000。

¹³⁵見《樂城集》，冊上，頁158。

典衣自種一頃豆，那知積雨生科斗。歸來四壁草蟲鳴，不如王江常飲酒。
(卷8)

詩中的「宛丘先生」是東坡對蘇轍的戲稱，〈戲子由〉亦云：「宛丘先生長如丘，宛丘學舍小如舟。」(卷7)平時，東坡已常望月思弟，何況此際是中秋夜，「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¹³⁶「超然臺」既是蘇轍所命名，〈超然臺賦〉的石刻就在眼前，則東坡登臺賞月，西望齊州，思弟之情更是難以言喻。

昔人望月懷思，對影傷感，常潸然淚下，如唐·白居易〈自河南經亂，關內阻饑，兄弟離散，各在一處。因望月有感，聊書所懷，寄上浮梁大兄、於潛七兄、烏江十五兄，兼示符離及下邳弟妹〉云：「弔影分為千里雁，辭根散作九秋蓬。共看明月應垂淚，一夜鄉心五處同。」¹³⁷詩意極感傷，難以自拔。東坡雖說非常敬慕白居易，自以為兩人的出處進退極相似，¹³⁸然東坡善於自我開解的修養終非白氏所及！所以，同樣是篤愛兄弟之人，同樣是望月懷思手足，但超曠的東坡卻不曾被憂傷的情緒所淹沒，他念頭一動，筆鋒一轉，就自我寬解說：「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人事有悲、歡、離、合，月亮有陰、晴、圓、缺，人不盡歡合，月不盡晴圓，無論自然，或是

¹³⁶王維〈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見《全唐詩》，冊2，頁1306。

¹³⁷見唐·白居易撰，朱金城箋校，《白居易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1版1刷)，冊2，頁781。

¹³⁸宋·王直方《王直方詩話》載：「東坡平生最愛樂天之為人，故有詩云：『我甚似樂天，但無素與蠻。』又云：『我似樂天君記取，筆顛賞遍洛陽春。』又云：『他時要指集賢人，知是香山老居士。』又云：『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緣終淺道根深。』又云：『淵明形神似我，樂天心相似我。』東坡在杭，又與樂天所留歲月略相似，其詩云：『在郡依前六百日』者是也。」見郭紹虞輯，《宋詩話輯佚》(台北：華正書局，1981年12月，初版)，頁45。宋·洪邁《容齋隨筆·容齋三筆》亦云：「蘇公責居黃州，始自稱東坡居士，詳考其意，蓋專慕樂天而然。則公之所以景仰者，不止一再言之，非東坡之名偶爾暗合也。」冊下，頁6。宋·周必大《二老堂詩話·東坡立名》亦云：「白樂天為忠州刺史，有〈東坡種花〉二詩。又有〈步東坡〉詩云：『朝上東坡步，夕上東坡步。東坡何所愛，愛此新成樹。』本朝蘇文忠公不輕許可，獨敬愛樂天，屢形詩篇。蓋其文章皆主辭達，而忠厚好施，剛直盡言，與人有情，于物無著，大略相似。謫居黃州，始號東坡，其原必起于樂天忠州之作也。」見《歷代詩話》，冊2，頁656~657。

人事，都有它的缺憾，自古以來就很難有十全十美的事，這是無可奈何無法逃避的規律與現象。東坡這三句自我超脫之詞，縱覽古今人事，橫觀天地自然，充滿了哲思，因而贏得了後人的讚賞，如王闓運《湘綺樓評詞》云：「大開大合之筆，亦他人所不能，才子才子，勝詩文字多矣。」¹³⁹鄭文焯《大鶴山人詞話》亦云：「湘綺誦此詞，以為此『全』字韻，可當『三語掾』，自來未經人道。」¹⁴⁰在以理化情之後，東坡提出美好的祝願：「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嬋娟，指美好的明月，〈水調歌頭〉以「明月」發端，又以「嬋娟」收尾，前呼後應，針線非常完密。東坡衷心祝禱蘇轍永遠安康，則彼此雖相隔千里，卻能共賞明月，藉月盟心，遙寄思念與祝福。東坡歇拍這兩句詞雖有所本，如南朝宋·謝莊〈月賦〉云：

美人邁兮音塵闕，隔千里兮共明月。¹⁴¹

唐·張九齡〈望月懷遠〉云：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¹⁴²

唐·孟郊〈古怨別〉云：

別後唯所思，天涯共明月。¹⁴³

許渾〈懷江南同志〉云：

¹³⁹見《詞話叢編》，冊5，頁4288。

¹⁴⁰見《詞話叢編》，冊5，頁4321。

¹⁴¹見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台北：華正書局，1984年7月，初版），頁197。

¹⁴²見《全唐詩》，冊1，頁591。

¹⁴³見《全唐詩》，冊6，頁4188。

唯應洞庭月，萬里共嬋娟。¹⁴⁴

〈秋霽寄遠〉云：

唯應待明月，千里與君同。¹⁴⁵

這些都是前人情境類似的名句，然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東坡加上「但願」二字，使情意更誠摯深厚，情思更纏綿悱惻，不但為題序所云「兼懷子由」取得了明確的照應與交待，也為此一千古絕唱作了最好的收尾，至今仍讓人回味無窮，愛賞不已。

十一、結語

東坡之〈水調歌頭〉雖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然經由本文之舉證與解說，當可獲得較明確可信的理解。宋神宗熙寧九年中秋夜，東坡在密州超然臺把酒問月，望月思君，以明月比擬宋神宗，希望他至明至察，不要被小人所蔽，不要被浮雲所翳，早日摒棄新政，激濁揚清，舉善彈違，解民倒懸，成為一個皎如皓月、明燭幽微的明君。東坡在把酒問月之後，緊接著，又以天上宮闕、瓊樓玉宇象徵朝廷宮闕，以乘風飛月象徵企盼歸返朝廷。關於這一點，無論從東坡倅杭時的企盼歸朝之心，或是從東坡在密州的積極治事與急切用世之心都可以得到印證。此時，東坡密州即將任滿，他企盼乘新黨內鬩勢衰之時歸返朝廷；可是，在另一方面，昔日被新黨誣陷迫害的慘痛經驗又浮上心頭，朝中寒冷肅殺的政治氣候讓他不寒而慄，憂心不已！所以，東坡頗以高危自警，以欲飛還斂、欲去還留象徵企盼歸朝的心願與憂思。最後他以理化情，極力克制乘風飛奔天上宮闕、瓊樓玉宇之思，而退一步自我寬慰：歸朝任職，雖較能有所

¹⁴⁴ 見《全唐詩》，冊8，頁6057。

¹⁴⁵ 見《全唐詩》，冊8，頁6080。

作為，但卻也容易成為眾矢之的，反而不如眼前在外守郡來得好！此時，整個政局有了重大的變化，被迫離開中央朝廷已近七年的蘇轍見情勢大有可為，準備上書神宗，自齊州進京言事。蘇轍此次上書，指斥乘輿，譏刺朝政，對宋神宗及新黨、新政提出全面性的抨擊。東坡雖為自己歸朝有望，開懷痛飲，可是在另一方面，他卻又暗暗替蘇轍的禍福安危擔憂，難以入眠！〈水調歌頭〉詞序雖云：「歡飲達旦」，但在歡樂的背後，東坡實有所隱憂。倘若我們不曾深入分析當時政治情勢的變化，不曾深入體會東坡內心的情感，很容易就會被「歡飲達旦」的字眼所矇蔽，而忽略了東坡隱藏在歡樂背後的憂思。

Elucidate Su-shi < *Shui Tiao Ko Tou* > (Will a moon so bright ever arise again?) (Ⅱ)

Liu, Zhao-ming*

[Abstract]

Su-shi's *Shui Tiao Ko Tou* (Will a moon so bright ever arise again?) is a famous poem which wins universal praise. It is the absolute poetry in the Mid-Autumn Festival. Many poets imitate the phrases Su uses, and Su is also quite proud of this poem. Hundreds years pass; *Shui Tiao Ko Tou* is spread and win many people's heart. Even the line "lets in the cold, its palaces rear so high" has become a platitude of people nowadays. However, the main point of this poem is a disputation in the poetry domain in Mainland China. The point is explained by different people with different views—either one is correct, and this is one of the four disputations while studying Su-shi's poetry. The essay is used with complexity and copious information from history or literary works to do research of this poem. So that there will be a more reliable explanation in background, implied meaning, and other related things.

Key Words: Su-shi, Su-che, Wang An-shi, < *Shui Tiao Ko Tou* >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